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十四

昭公三十年
定公元年

仁德
2207
14



仁信
2207
卷 14

左傳評林

明具與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昭經三十年
陸淳此時鄆潰公

無所容寄在乾侯
既非其地不得書

居故每歲首皆書
所在

汪克寬是時公在
晉地不用其喪不

送其墓者晉不受
公公亦淹恤在外

不能備其禮也
家鉞翁闔廬既弒

君怨徐納亡公子
而滅之書滅徐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六十

魯昭公十六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三十年己丑春王正月公在乾侯釋不朝○夏六

月庚辰晉侯去疾卒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去上聲○秋八月葬晉

頃公二月而葬速○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

傳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見經不先書鄆與乾

侯二十七年二十八年公在鄆二非公所以非責昭

臣民以安其身外不且徵過也徵明也明公夏六

月晉頃公卒見經秋八月葬見經鄭游吉弔鄭人使子

也章羽以名書為其不能死社稷而喪

倫生耳

按章羽之羽永懷

堂本經傳並作禹

疏本經作羽傳作禹孰是

傳三十年

王陽明昭公於鄭

則每書居未居猶

吾土也在則非吾

土矣此春秋存君

父罪臣子譏諸侯

意也而左氏每書

必變易其說以釋

之失之鑿矣

王宗休春秋歲首

必書昭公所在是

有君也即帝在房

州之意而左氏每

公之且送葬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魏舒使

詰責曰悼公之喪昔晉悼公之喪子西弔公孫夏子

蟻送葬公孫蠆送葬今吾子無貳貳副也吾子謂子

何故何故對曰子大諸侯所以歸晉君諸侯所

禮也者所謂有小事大小國服

大字小大國字之謂之謂事大所謂事在共其時命

在隨時共其所求所謂愛字小小國者在恤其所無在知

以敝邑居大國之間以鄭國居晉共其職貢共其

與其備御不虞之患與備禦其所不可虞豈忘

先王之制古先聖諸侯之

共命言不敢忘其命以下所先王之制王之制諸侯之

喪凡諸侯士弔諸侯使大夫送葬使大夫唯嘉好謂

聘饗謂賓三軍之事謂軍於是乎使卿惟此

先君有所助執紼矣紼輓索也禮送葬必執紼此言

若其不聞若遇鄭國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

亦慶其加君自行有加禮而不討其乏及其空

明底其情底致也明致小國有取備而已

以為禮也以為小事大靈王之喪靈王

我先君簡公在楚其時鄭簡公我先大夫印段

九年

取其備

數而已

以為禮也

靈王之喪

我先大夫印段

書必變易其說釋

之鑿亦甚矣

孫鐵儘微婉有致

然較之子產諸辭

命尚隔一塵何者

語淺而力弱此是

乏修飾潤色之力

左傳平水卷之二

實往使印段往會葬靈玉敵邑之少卿也印段其時年最弱少

○少王吏不討天子之吏恤所無也知鄭所無今大

夫曰今晉大夫女盍從舊言汝來會葬何不舊有豐

有省舊日弔喪之禮如前所云有不知所從不知二

從欲從其豐禮則寡君幼弱則鄭獻公年是

以不共是以不得從其省若從其省禮則吉在此

矣則我已在此唯大夫圖之惟晉之大晉人不能詰

傳言大叔之敏○吳子使徐人執掩餘掩餘吳公子

徐今使徐使鍾吾人執燭庸燭庸亦吳公子二十七年奔

之執一公子奔楚掩餘燭庸楚子大封而定其徙楚昭

陳傅良晉人不能詰傳言諸侯事晉之意因見楚禮也

封二子與之上冊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二子奔

監馬尹大心逆監馬尹名大心逆使居養使二子居楚之養莠尹然

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又使一尹城養取於城父與胡

田以與之又取城父之田與故胡子之將以害吳也

將以為吳田以與吳公子○父音甫

得吳而親其民而親愛視民如子愛其民如辛苦同

之與民同其將用之也結民之心將好吳邊疆若

吳之邊鄙疆場結使柔服焉以柔道制之猶懼其至

猶恐吳人恃強以師來至吾又疆其歸謂二公子乃王僚母弟

其仇讎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吳夫

經世鈔兵以下至自楚場十五句

穆文熙強仇重怒無乃不可子西之言誠是然子胥左吳終亦不能止其來也何不一言及之乎

可刪

之為周之曹裔也大伯仲雍周大王之子故為周之族曹遠裔而棄在海

濱而廢棄居於東海之濱不與姬通不得與諸姬交通今而始大今界國始

於先王先王謂大王王季亦自西戎始比諸華不知天將以為虛乎不知

封大異姓乎而其土地封大異姓諸侯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

鬼神姑且也億安也我何不知不其久遠矣而寧吾族姓而寧謚我之宗族子

姓以待其歸以待吳人善惡之歸將焉用自播揚焉播揚猶勞動也言安

附見吳子怒楚子用自勞動以王弗聽昭王不從其言吳子怒閻廬果怒冬十二月

大封吳掩餘燭庸宮吳○焉煙

二公子顧九疇左氏稱斷髮攜夫人以逆則是降也既降胡為又奔哉蓋奔者不為吳人所得而避難竊走之名也舉重而言則但當書降今書奔楚則必未降吳也其書名特以屈服於楚故耳何必附為降吳之說哉

毛晉吳子此意被伍員看破篤定久矣孫鑣此調法則純是戰國

吳子執鍾吾子燭庸自鍾吾奔楚故執鍾吾子遂伐徐掩餘自徐奔故伐徐防

山以水之防壅山水以灌徐已卯滅徐破徐而滅之徐子章羽斷

其髮斷髮自刑示懼攜其夫人徐子自攜其妻以逆吳子以迎吳闔

子之近臣遂奔楚遂奔楚徐子遂奔楚楚沈尹戌帥師救徐使沈尹戌帥師救徐

弗及緩不遂城夷遂城夷夷即城父沈尹戌遂築城父之城使徐子處

之使徐子居城父之地吳子問於伍員闔廬訪問於伍員曰

初而言伐楚言先時汝言伐楚之利在二十年余知其可也我知其言之可

而恐其使余往也而恐其使我帥師以伐楚又惡人之有余之

功也人謂王僚又惡伐楚之功為王僚所有○惡去聲今余將自有之矣今我

孫鑣此調法則純是戰國

孫鑣此調法則純是戰國

孫鑣此調法則純是戰國

孫鑣此調法則純是戰國

孫鑣此調法則純是戰國

凌稚隆是員三師
調弄強敵如
出掌上既敵而後
以大軍繼之則破
竹之勢也其深於
兵哉

昭經三十一年
季本晉定公初立
有嗣伯之志觀成

周之城召陵之會
可見矣故納公之
意不可謂無也使
非士鞅私於季孫
則昭公豈至客死
哉晉侯墮其計中
反使荀躒出會何
以為盟主
同上詳自魯桓公
以來服屬於宋魯
雖與同盟猶以宋
屬待之故獻公之
先君不赴喪不書
卒獻公三家所私
厚也故因公出而
告喪魯之甲葬亦
備其皆三家之私
歟
呂本中齊侯唁公
於野井晉侯使荀

左傳詩經卷六十一

將自代楚而
有其功矣
伐楚何如
將安在
對曰
伍子胥答
楚執政眾

而乖
言楚執政眾多而意
向乖異不相統
莫適任患
莫皆為國
家任患難
若為

三師以肄焉
肄猶勞也若吳為三軍以
勞苦之
肄移去下同
一師至
我以

彼必皆出
彼謂楚必以諸
軍皆出禦我
彼出則歸
楚兵既出則
我舍之而歸

彼歸則出
楚兵繼歸則我
又
楚必道敝
楚必罷敝於
道路之間

亟肄以罷之
亟數也數勞肄之使之罷敝
○亟欺蕪反罷音皮下同
多方以誤

之
聲東擊西
既罷
待楚人
而後以三軍繼之
而後我
以三軍

從而必大克之
必大
勝之
闔廬從之
吳闔廬
從其計
楚於是乎始

病
為定四年吳
代楚入郢傳

經三十有一年庚寅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季孫意

如會晉荀躒于適歷
適歷晉地書公在乾侯季孫意
如會晉于適歷以見晉人釋君

而助也晉士鞅會諸侯之大夫于危將以納公取
貨於季孫而遂不果荀躒復為此會昭公所以死于
外也襄昭之際大夫無君之禍晉

人為之也○躒音歷適的傳同
○夏四月丁巳薛

伯穀卒
獻公卒于
○晉侯使荀躒唁公于乾侯
將使

迎公故荀
躒來唁
○秋葬薛獻公
無
○冬黑肱以濫來奔
傳

邾黑肱也其不係之邾濫嘗自別於邾也圍戚下
日圍衛戚取鄆不日取我鄆比日如一君之辭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傳三十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經言不能外內也

公內不容於臣子外不容
於齊晉所以久在乾侯
○晉侯將以師納公
晉定

立將以師納
魯侯于國
范獻子曰
晉侯
若召季孫而不來
言召
季孫

踐於公乾侯言意知其為不則信不臣矣臣之人矣然後伐之然後

大國盟主皆不能計也無助順向正之意也若水毒黑眩以則信不臣矣臣之人矣然後伐之然後

焉范獻子使人入曰子必來子謂季孫必我受其無咎

言我為子受李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見經

曰寡君使躒謂吾子言晉君使我致何故出君何故

而出有君不事有君而不周有常刑周家有典子其

圖之子季孫其季孫練冠季孫為喪服麻衣麻布跪

行徒跪而行皆以示伏而對俯伏而曰事君魯君

臣之所不得也言君不欲肯還此臣之敢逃刑命不敢

逃避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請

傳三十年
王錫爵左氏曰言
不能外內也蓋不
知春秋存君之義
自見

囚于費邑以待君之察也以待魯君察亦唯

命若以先臣之故若魯君以季氏不絕季氏不絕季

而賜之死而賜意若弗殺弗亡若得免君之惠也此

君之恩死且不朽此身雖死而受若得從君而歸若

惠也死且不朽恩猶不朽若得從君而歸若

隨從魯君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復有

而歸于國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復有

異心蓋季孫探言罪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知

即荀躒季孫意如從之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勸昭公

往乾侯信公知音智子家子曰君與之歸勸昭公

孫躒一慙之不忍來迎與之一慙之不忍一時慙恥不能而終身慙乎

六

六

以晉侯之命唁公唁用昭公之失國且曰且致寡君使躒以

君命討於意如晉君使躒以魯君之命討治意如之罪意如不敢逃死

其死已來迎服君其入也君謂魯君可從公曰昭公

君惠顧先君之好晉君加惠顧魯先君之和好施及亡人

昭公自稱言施廣其恩將使歸糞除宗祧以事君糞掃

也將使歸糞除宗祧則不能見夫人夫人謂季孫則

有如河言當受福明如河水荀躒掩耳而走掩耳亦不自

聽曰寡君其罪之恐言晉君恐不獲納君之罪敢與知魯國之難

今納而不入豈敢與知魯國之難耶與音預難去聲臣請復於寡君請以公

穆文熙昭公才聞入國之謀即晉逐季孫何其淺而不自諱也荀躒掩耳而走想見厭聽之

荀躒入心執不憤於晉退而謂季孫荀躒既退乃君怒未怠言魯君忿

子姑歸祭子謂季孫且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

魯師勸公棄其從者軍車入季孫必與君歸季孫見

勢難拒絕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衆從者恐

得復入昭公欲不得歸言君弱不得復自任薛伯

穀卒見經同盟襄二十五年盟重丘故書謂書名也入春秋來

秋吳人侵楚吳始用伍員之謀作三軍罷楚伐夷夷楚侵潛六

皆楚楚沈尹戌帥師救潛吳師還吳人楚師遷

潛于南岡而還沈尹戌乃遷潛于南岡之地而歸吳師圍弦吳復出

左司馬戍即沈尹戌右司馬誓帥師救弦吳圍及豫莫

簡妙孫鑿歸祭二字尤

同上邪黑肱來奔
雖未甚淨然却跌
宕有勢此亦是左
氏變調

經世鈔天字屬上
句魏禧按所字當
作虛字看

評苑有名之辱不
若止而無名之為
愈也凡竊邑叛者

雖非命卿必書某
地與某名而著其
竊地之罪

附見見義必為之
故不以不為義病
已

楚師出及兵師還吳人始用子胥之謀也謀在冬

邾黑肱以濫來奔見經賤而書名黑肱非命重地故

也以地為重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言名之

是黑肱故書其名夫有所有名有所謂有地也而不知其已

也言雖有名不以地叛凡竊邑雖賤雖非必書地以

名其人必書以其地以終為不義終身為不弗可滅

已傳之萬世是故君子是故君子動則思禮思合於

敢行則思義思合於義不為利回先正其心不以利

去聲一不為義疾見義則為不以或求名而不得或

欲求名而春或欲蓋而名章或欲蓋而名章或本欲隱蓋而懲不義

也所以懲戒不義齊豹為衛司寇昔齊豹為衛守嗣

大夫守先人嗣作而不義二十年豹殺衛侯兄其書

為盜求名而邾庶其在襄二莒牟夷在五邾黑肱命

以土地出庶其以漆間丘牟夷以求食而已不過求

而不求其名非有心於賤而必書春秋叛者多惟取

貪也齊豹書盜懲肆也若艱難其身艱難以險危

大人以險危其在而有名章而春秋書之使得勇

攻難之士攻猶作也言作難將奔走之將奔走之

若竊邑叛君若竊據土地以徵大刑徵幸以謀大刑

難事者將趨赴之

附見物事也謂求
名不得與欲蓋符
而名章二事也

凌稚隆以險危謂
養公孟之惡而致
其顛覆也有名章

微使其事微於天
下將奔走之好為
難事者將趨赴之

以求名

而無名

而不書其人之名

貪冒之民

冒盡利也貪欲盡利之民○冒音墨又如字

將實力焉

盡力為之不見於見書

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

見二年

三叛人名

見經

以懲不義

以懲戒不義之人

數惡逆無禮

惡逆

經世鈔春秋之稱

稱舉也春秋所舉無禮皆數而不

其善志也

此記事之善也

故曰

春秋

故言春秋者曰春秋

之稱

稱權衡也春秋權衡之法○稱去聲

微而顯

文微而顯義著

婉而辨

辭婉而辨

別上之人能使昭明

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昭明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

勸焉

善人得褒而人所勸勉

涵人懼焉

涵人畏也而人所恐懼

是以君子

貴之

是以春秋之法為君子之所貴

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

是夜也

日食之夜

趙簡子夢童子羸而轉以歌

趙簡子即趙鞅夢童子羸而轉以歌

子羸體而婉轉以歌○羸羅上聲

且

占諸史墨

以其夢占於晉大夫蔡墨

魏禧通篇以議論斷制為傳中變體史記多用此法

至元美夢非日食之兆也食非只入

郢之象也輒也安問墨也安對

吾夢如是

言我夢若此

今而日食何也

簡子夢適與日食會謂答在已故問

對曰

史墨知夢非日食之應故釋日食之各而不釋其夢

六年及此月也

此

及此十二年

吳其入郢乎

吳其將有入郢之事乎

終亦弗克

其

終雖入其國

入郢必以庚辰

庚辰日有變日在辰尾故曰以庚辰定四年十一月

亦不能勝楚

日月在辰尾

辰尾龍尾也周十二月今之十月日月合朔於辰尾而食

庚午之日

庚午十月十九日去辛亥朔四十一日始

日始

有謫

謫變氣也蓋日有變氣自庚午始

火勝金

午南方楚之位也午火庚金也日以庚午

有變故災在楚楚之仇敵惟吳故知入郢必吳火勝金者金為火妃食在辛亥亥水也水數六故六年也

故弗克

午火勝庚金楚氣猶旺故終亦弗克

經三十有二年

辛卯

春王正月公在乾侯取闕

無傳公別

昭經三十二年

趙鵬飛三年之間歲首皆書公在乾

侯存公所以錄季氏之義也而左氏各為之說蓋矣謂左氏專信國史而不附會殆不然也

李廉謝氏曰公旅寄乾侯久矣非有兵力可以得邑也所以取闕者魯人以闕與公而公取之也書取闕者著其微弱也

孫復周自天子言師之則曰王城成周諸侯言之則曰京師

高攀龍敬王既入成周即於此定都不復還王城以劉單羣族在焉遠惡

黨也成周既城後遂謂之京師

陸淳公為旅人何忘不能從季氏逐君何忘不能去罪大矣雖受晉命而城成周亦無補於過也此實親文知罪不待賅絕而惡見者也

劉本昭公八年於外齊晉不能討意如而納之者豈非諸侯之政柄各授於大夫黨同伐異皆為季氏之所為其君畏福而不取欬然意如攝祭而不敢篡亦由周公忠義之澤流入人

居乾侯遣人誘闕而取之不用師徒

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

國參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

國參子產子也諸侯有事于京師皆不書傳十三

年十六年成周不書襄二十四年城周不書以是為常事也書城成周則請而後城之是非常也是役也晉魏舒南面韓不信專執于京師宋仲幾不受功齊高張後大夫之無王甚矣其不曰京師而曰成周以見周與列國等耳

未公薨于乾侯

傳三十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外不容於齊晉又不能用其人也

夏吳伐越始用師於越也

史墨曰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

而吳伐之

與石張如晉請城成周

天子曰天降禍于周

為伯父憂

不皇啓處

勤戍五年

於今十年

○夏吳伐越見經始用師於越也自此之前雖疆事小爭未嘗用大兵

○秋八月王使富辛星紀吳越之而吳伐之歲星所在其國有禍必受其

與石張如晉皆周大夫請城成周于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

天子曰致敬王天降禍于周言上天降

為伯父憂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暱甥舅凡我一二親

不皇啓處啓跪也與師勤王於今十年謂二

勤戍五年謂二十八晉籍秦秦余一人無

○十有二月己

言不能外內公

其人謂子家焉言公不能用其賢人

文經

存亡之數不過三紀歲星三周三十六歲故曰

越將伐吳越有土地

得歲歲歲星也此

秋八月王使富辛星紀吳越之而吳伐之歲星所在其國有禍必受其

與石張如晉皆周大夫請城成周于朝之亂其餘黨多在王城敬王畏

天子曰致敬王天降禍于周言上天降

為伯父憂伯父謂晉侯我一二親暱甥舅凡我一二親

不皇啓處啓跪也與師勤王於今十年謂二

勤戍五年謂二十八晉籍秦秦余一人無

左傳平林卷六十一

心猶未忘耳

傳三十二年
補注又不能用其
人也經書公在其
義一也傳作三等
釋之其失與不書
即位同

高閔前此越與楚
子伐吳故始用師
於越而國自是亾
矣

穆文熙史墨先知
吳之亾所以夫差
後思其言問其何
以為君子也

李並翁符堅欲伐
晉而王猛云天道
不順即越得歲意
按群書備考分野

部曰星紀崇越也
自注斗牛女丑楊
州史墨謂越得歲
而吳伐之是也吳
越雖同星紀而所
入宿度不同

穆文熙敬王畏王
子朝之黨請城成
周比既成而周之
威福愈下浸尋以
至於亾乃知衰世
之主不能自樹而
徒欲借形勢以自
固者不勝其為計
之左矣

按固盟主固或訛
作同

孫音戍周不知城
之為計利後事勿

音煙

三專平水卷六十一

日忘之余一人天子自稱無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

閔閔憂貌王憂亂常閔閔冀望安定懼以待時不

待時至伯父若肆大惠復二女之

業恢復晉文侯仇晉弛周室之憂難之憂慮徵文

武之福要求周文王武王之以固盟主盟之權宣

昭令名使美名宣布則余一人有大願矣則我天子

於昔成王合諸侯昔周成王城成周即周公營洛以

為東都以為周崇文德焉以崇文今我欲徵福假靈

于成王今我欲要求成王之福脩成周之城脩復成

衆俾成人無勤使成人無勤諸侯用寧諸侯還後登

賊遠屏發賊災害永遠晉之力也是晉之能宜其委

諸伯父其以此事使伯父實重圖之使晉侯實謹俾

我一人無徵怨于百姓使我天子無徵怨而伯父有

榮施而晉君有榮顯之施先王庸之庸功也先王之

范獻子謂魏獻子范鞅告曰與其戍周言與其合諸

不知城之不知合諸天子實云且天子云欲雖有後

事築城之後或有晉勿與知晉勿復與知其可也亦

也從王命從天子城以紓諸侯紓寬諸侯戍周晉國

無憂晉國亦無是之不務不先而又焉從事而又安

魏獻子曰善善范鞅使伯音對伯音即韓不信

音煙

三專平水卷六十一

三十一

與知為詐忠從從
無憂為懷功此豈
實心為王室者
穆文惠按諸侯城
周三旬而畢想見
當時猶有尊周之
意人或謂長弘主
城周之議違天致
殺不知弘不幸事
劉文公與於范吉
射乃為趙鞅所討
周人殺之非其罪
矣
湯雖菴鞅所謂伐
不如城計利也後
事勿與知詐忠也
從王命以紂諸侯
要功也要不過藉
為名高以令諸侯
耳豈實心為王室

曰天子有命

言天子有欲城成周之命

敢不奉承

敢不尊奉承受

以奔告

於諸侯

奔走告命於諸侯之國

遲速衰序

衰差也遲緩意速等差次序○衰初危反

於是焉在

惟宗周所命

冬十一月

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

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

狄泉在王城東

尋盟

尋十年

且令城成周

且令諸侯築成周之城

魏子南面

居君位

後曰

彪後衛大夫○彪彼蚪反溪音今

魏子必有大事

言魏舒必有大事

非其任也

位以令大事

于犯君位以令城周之大事

非其任也

非其德之所能當也詩

曰敬天之渝

敬畏上天之渝變

不敢馳馳

不敢馳驅自恣

况敢干位以

作大事乎

而况敢于犯君位作令城周之大事乎

已丑

士彌牟營成周

哉

王元美魏舒以國卿于盟王之位

營度成周之城○揣初委反又吹上

計丈數

計所當城之丈數也

揣高卑

揣揣版

諸侯平丘之盟於王都

曰仍仍溝洫深淺之準

物土方

物相也相取土之方面

議遠邇

議役徒之遠邇量

大夫出其弊至此

事期○知事幾時畢○量音良

計徒庸

知用幾人功

慮財用

知費幾材用

作大事乎傳見狄

餼糧○知用幾糧食

以令役於諸侯

號令於諸侯使供其役

屬役

泉之盟所以不書

屬所當役人○屬音燭

賦丈

附所當城丈尺

書以授帥

帥諸侯之大夫各為成書以授

諸侯而效諸劉子

而效致其定法於周卿士劉文公

韓簡子臨之

韓簡子臨之簡

子即韓不信

臨蒞其事

以為成命

以為成命附於諸侯傳

韓簡子臨之

韓簡子臨之簡

二月公疾

昭公疾病

徧賜大夫

徧賜從公

大夫不受

大夫皆不

敢賜子家

昭公別賜子家懿伯如下

雙琥

玉器一雙

一環

玉環一

一環行下

一璧璧玉輕服細好之服受之子家懿伯受之大夫皆受其賜從公

諸大夫見子家子受賜昭公已未公薨昭公子家子反賜於

府人子家懿伯以公生前所賜及歸於府人曰吾不敢逆君命也非欲

受賜但以公病不敢不順其命故也大夫皆及其賜從公諸大夫見子家子反賜亦皆反

其所書曰公薨于乾侯經言失其所也不薨于路寢

趙簡子問於史墨趙簡子即趙鞅曰季氏出其君李

而民服焉內而民人服而不叛諸侯與之外而諸侯與而不討

君死於外昭公死於外國而莫之或罪也無有歸罪於季氏對曰

物生有兩謂左有三謂三辰有五謂五行有陪貳陪副

故天有三辰日月星佐天之用地有五行金木水火土佐

有公以公為諸侯之貳諸侯有卿以卿為諸侯之貳皆有貳也公卿以下各有

天生季氏且天生季氏於魯以貳魯侯以為魯侯之貳為日久矣不亦宜乎

按府人掌財物周禮天官大府玉府內府外府之類前漢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圖法注皆掌財幣之官李宜翁昭公哀情賜不報之君也君後無戚容而父子之親喪娶妻以同姓而夫婦之倫乖季氏之禍雖積習於成襄之世然取罪而不能正納卒夷而不能郊大雩大雨雹天戒屢見而不知警舍中軍蒐侯有卿

紅軍政盡失而不地之用能收卒之得罪於伯主則五如晉而不得入十三國同盟而不得與昭公果何以保其國哉

當是時有六卿與三家蓋聲勢相倚迭為輔車宜昭公之不穴也

孫鑣層々說去亦有布置法第終是淺易雖近淨而色不濃

沈雲將晉之六卿猶魯之意如也士鞅為此問獨無意乎墨也探其邪志而諂之若謂昭公宜逐意如逐之不

言高下有時而變易也

為過者意此豈士
執所得聞毋乃速
其僭竊之勢也耶

今為庶

今或降而為眾庶此言
貴賤有時而變易也

主所知也

此趙簡子
所知之事

也大夫

在易卦

其在周
易卦義

雷乘乾

曰大壯

三三

乾下震
上大壯

震在乾上故

天之道也

乾為天子
震為諸侯而在乾
上君臣易位猶臣大強壯若

有雷

昔成季友

桓之季也

魯桓公之
季子也

文姜之愛

子也

始震而

震姓姬也始姓姬而
上

人謂之

曰生有嘉聞

言此子有嘉名聞
於世○聞音問

其

名曰友

為公室輔

及生

如上人

之言

有文在其手

曰友

字詳見閔二年傳

遂以名之

既而有

大功於魯

受

費

以為上卿

至於文子

季孫
行父

武子

世增其業

不廢舊績

不廢舊日
之功績

魯文公薨

而東門遂殺適立庶

文十八年公
子遂殺惡及

視而立宣公

魯君於是乎失國

政在季

氏

於此君也

四公矣

民不知君

季氏

何以得國

是以為君

為君

慎器與名

不可以假人

能謹此

初假季氏

補注不可以假人
史墨對趙簡子與
襄十四年師曠對
晉侯皆釋君助臣
阿附強家所謂社
稷無常奉君臣無
常位乃黨逆附篡
之辭不可為訓

器則政柄不移上
可回天意而下可
抑強感孚貞勝
之理固如此耳

穆文熙史墨既引
以明季氏當強
又言人君當慎名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

左傳平水卷六十

六十四

左傳評林卷六十一

十一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一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奧田繼志季父輯著

魯定公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謚法安民大慮曰定

周 敬王十一年

鄭 獻公五年定九年獻公卒子聲公勝立

齊 景公三十九年

宋 景公八年

晉 定公三年晉魏舒為政是年卒范鞅為政定十四年晉逐范中行氏趙鞅歸于晉自是晉知氏韓氏魏氏趙氏並彊分晉之勢成矣

定公元年

左傳評林卷六十一

十一

左傳卷之十一

與田元龍名詩

衛靈公二十六年

蔡昭侯十年

曹隱公元年魯定公四年聲公弟路弒隱公代立是為靖公定八年靖公卒子伯陽立

滕頃公五年

陳惠公二十一年魯定公四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定八年懷公卒子閔公越立

杞悼公九年魯定公四年悼公卒子隱公乞立是年七月隱公弟遇弒隱公自立是為僖公

薛襄公二年魯定公十二年襄公卒比立定十三年比弒惠公夷立又名寅

莒郊公

邾莊公三十三年魯定公三年莊公卒隱公益立

許許男斯十四年魯定公六年鄭滅許以斯歸元公成立

小邾

楚昭王七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楚令尹子常奔鄭昭王復國子西為令尹

秦哀公二十八年魯定公九年哀公卒孫惠公立

吳闔廬六年魯定公四年吳入楚於越入吳定十四年於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卒子夫差立

越允常魯定公四年越入吳定十四年允常卒勾踐立吳闔廬聞允常死吳師伐越越勾踐襲敗吳于檇李射殺闔廬

經元年壬辰

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大夫專執於是始晉執人于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

書所歸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告於廟

戊辰公即位定公不得以正月即位失其時秋

張洽昭公自去年不書正月

左傳平水卷之十一

十一

十二月薨于乾侯
魯國之政聽命強
臣不書正月見一
國之無主而正朔
之無所承也
趙匡即位皆於朔
且故不書月定公
待昭公喪至既殯
而即位故書月
程頤定公至六月
左即位見季氏之
制也

臣本忠臣必曰我
君所以隆君父之
恩盡忠愛之義至
於此時謹味書法
然後有以大驚動
於其臣下者
家鉉翁公薨于外
魯之大感而意如

以為獲神靈之佑
為湯立宮其無忘
憚之心何所不為
哉
傳說彙纂公羊以
為記異何休謂獨
殺不殺他物為
異其說非也穀梁
與重之說得之
穀梁未可以殺而
殺與重可殺而不
殺舉輕其曰殺舉
重也
傳元年
李于鱗易位以令
春秋之臣僭逼者
眾矣何以即曰不
免乎益左氏因下
有卒於寤之事故
即傳會於此耳

左傳詩抄卷之二十一

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公在外薨故八月乃葬公在外薨故九月大雩無傳

○立場宮揚公伯禽子也其廟已毀昭公之出季氏禱之故立其宮書以譏之○場羊去

○冬十月隕霜殺菽無傳周十月八月隕霜殺菽非常之災

傳元年春王正月辛巳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狄泉在將以城成周將以築成周之城魏子蒞政蒞臨也代天子

大夫衛彪傒衛大夫曰將建天子將為城以建天子之居而易位

以令以晉大夫代周大夫為政是易位以號令諸侯非義也非合宜之義也大事好

義為大事而好必有大夫其受殃必大晉小失諸侯晉若不失

諸侯魏子其不免乎魏子魏舒其必不免於禍是行也今年魏獻

子屬役於韓簡子韓簡子即韓不信韓起孫屬及原

壽過原壽過周大夫以城築之而田於大陸大陸禹貢在鉅鹿北嫌絕遠疑此田乃在汲

也魏舒自卒於甯甯今脩武縣近吳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相椽范獻子即范鞅代魏舒為政去其相椽以不取之

命於君而田獵大不敬也孟懿子會城成周孟懿子即

仲孫何忌不書庚寅裁裁設版築宋仲幾不受功

受功役○幾音機 曰滕薛滕即小邾舊號吾役

也當代宋受薛宰曰薛大夫宋為無道言宋國所絕我

小國於周絕我小國使不得自通於天子以我適楚以我服事故我

常從宋故我失職常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在僖二曰

左傳詩抄卷之二十一

補注魏子其不免乎衛為封諸侯當時列國大夫視王室為何如豈惟易位以冷為非義哉同上孟懿子魯城成周前年公會而令後新年乃赴功無再書之法社注非

附見言今在周世則宜求周之舊儀以為制

穆文熙仲幾時氣凌薛語不可了士彌微人微鬼二語足以判之然執之以歸則過矣王陽明周衰天子所在淮流與祭城成周諸侯之大夫猶相帥以從王事得變之正者也晉執宋仲幾于京師猶以王事討有罪亦變之正者也其歸諸王吏與自治不可知然以大義而論則視他之檀命者不同矣郭眉菴弘蓋方於王室矣其卒不免於西世所推之不

凡我同盟

凡今日同盟之人

各復舊職

各復其職守之舊

若從踐土

若從踐土復舊職以役於天子

若從宋

若從宋失舊職以役於諸侯

亦唯命

所以

仲幾曰踐土固然

言薛舊為宋役踐土固令從舊

薛宰曰薛之皇

祖奚仲居薛

皇大也言薛之祖奚仲始封薛地

以為夏車正

為夏禹

夫奚仲遷于邳

奚仲遷于下邳之地邳音皮

仲虺居薛

仲虺奚仲之後

以為湯左相

為殷湯左相相去聲

若復舊職

若如踐土之言復其舊職

將承王宮

當如奚仲仲虺奉天子為王宮

何故以役諸侯

何故舍天子從宋諸

侯之仲幾曰三代各異物

言夏殷周三代物事各有不同

薛焉得有

舊

言薛居周世不得以為宋役之服役

亦其職也

職守之當然也

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

言范獻子新為政未習故事

姑受功歸

子謂仲幾姑且受功役而歸

吾視諸故府

吾視諸晉之府庫求其故

仲幾曰縱子忘之

子謂士彌牟言子忘其故事

山川鬼神

言盟誓之

其忘諸乎

其忘故事而不記乎蓋仲幾忿甚以此抑晉也

士伯怒

謂韓簡子

乃告諸韓不信

曰薛徵於人

言薛所盜夏殷周典籍故事人

宋徵於鬼

宋所證山川鬼神人所不知也

宋罪大矣

宋之罪甚大

已無辭

且宋已無辭以答我

而抑我以神

而沮抑我以山川鬼神誣我也

啓寵納侮

開寵過分則納受侵侮

其此之謂矣

必以仲幾為戮

必須正仲幾侵侮之罪而誅戮

乃執仲幾以歸

乃拘執仲幾

三月歸諸京師

知以

城三旬而畢

築周之城凡二十日而畢工

乃歸諸侯

幸耳必如寬說是使人臣坐視其國之傾而後為之所也而可乎且既曰違天是謂周不可戕也而又曰違人是謂期不可後也是非思乎定哉君子曰天人一道也不違人方所以不違天也

補注諸京師傳見經不書以歸歸于京師

同上不可好也女寬之言不明君臣之義非知天者也晉伯宗亦曰天方授楚皆周未士大夫偷惰之論至范

之成先是昭二十七年晉籍秦致諸侯之成于周至是歸之齊高張後齊高張後期而

不從諸侯不及從諸侯之役晉女叔寬曰叔寬即女寬周

長弘齊高張皆將不免言二人皆將不免於禍長叔違天天既

德德其祚故曰違天高子違人諸侯相帥以崇天子而高子後期故曰違人

天之所壞天意之所欲廢壞謂成周不可支也不可支而持也衆之所為

衆心之所欲不可好而犯也為哀二年周人為謂城周不可好也人殺長弘六年齊高張來奔

起本起夏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叔孫成子叔孫姑之子季

孫曰季孫意如告子家子亟言於我言子家羈慶諫昭公言我之事

○亟欺未嘗不中吾志也志令○中者聲吾欲與之

從政我欲用之子必止之子謂叔孫必留子家子勿聽其去且聽命

焉諸臣之去留皆諮問於子家子聽從其命子家子不見叔孫子家子

乃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幾哭會也叔孫請見子

家子叔孫欲致季孫之命故請見子家子子家子辭辭不見曰羈未得見

言已出時成子未為卿未得見於成子○見音現而從君以出從昭公以出

又如君不命而薨言未受昭公之命而薨羈不敢見羈不敢見託辭以

孫使告之叔孫成子使人以曰公行公為昭公實使

群臣不得事君遂季氏若公子宋主社稷昭公弟

定公也言則群臣之願也則諸臣之願望也凡從君凡從昭

出而可以入者已出而可以復入者將唯子是聽將唯子家子

子家氏未有後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政言季

旋乾侯知無不言

鞅謂季孫有天之贊則又託以文其姦皆邪說也

孫鑽亦只是淨雅趣婉致皆從淨生同上無可下圈點

處然自是佳初看覺佳再看却只如此佳是意達不融再觀是辭未工

補注易幾而哭既昭公不獲及國而薨于外則季孫逐君之罪終不可掩

而君臣之義絕故子家子亦與季孫絕其不見叔孫即所以絕季孫也

穆文惠子家子周旋乾侯知無不言

而昭公不罪比君留子與此皆季孫之願也言此數者皆季孫之願望也使不敢以

受季孫從政之許而二氏亦不怨終始節儉然不深此其人蓋在延陵季子之列令千載而下與想慕也補注羈弗敢見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則雖季孫亦不得專季孫死公衍公為而絕昭公之世故答以不敢知孫鑿頭出雅語有調補注入可也貌而出者非但與季氏無怨亦非能不屈於小義者

告不敢叔孫對曰子家若立君若立公子則有卿士大夫則有魯國之與守龜在與下大夫在羈弗敢知我不敢與聞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貌出謂

公與季氏無實怨入可也自可寇而出者與季氏為寇行公可也自可若羈也若我者與季則君知其出也昭公

喪及壞墮昭公之喪至懷墮之地公子宋先入當立故先入國從公者皆自壞墮反從公諸臣六月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見經戊辰公即位諸侯崩五

同上行可也與季孫為讎者自不得不行季孫使叔孫聽命於已故直釋以拒之官祖謙按公衍公為從在乾侯季氏所忌子家所謂寇而出者也故不敢人公子宋雖從在死而於季氏無忌子家所謂狼而出者也故得先入補注羈將逃也言已則異於二者君知其出謂君生則從君而出也未知其入謂君薨而入是以君死為無知也音語樂共子辭

則嗣子即位癸亥昭公喪至至戊辰五日殯於宮定公乃即位季孫使役如闕闕口暫反公氏公氏猶言公之墓室蓋昭公將葬將溝焉季孫惡昭公將溝絕其榮駕鵝曰魯大夫榮生不能事言昭公之生季孫既死又離之昭公之

後必或恥之後世子孫乃止乃止不溝絕季孫問於榮駕鵝曰吾欲為君謚言我欲為昭使子孫知之使後世子孫對曰榮駕鵝生弗能事死又惡之昭公之死季孫又以自信也信明也以自明將焉用之將安用如此乃止乃止不秋七月癸巳葬

左傳平水卷六十一

曲沃武公亦曰且君知成之從也末知其待於曲沃也語意正相似皆忠臣死生不貳之辭蓋其心不義季氏而其言哀傷慘怛不惡而嚴如此孫鑣公氏將溝亦只是倒字句若云將溝氏即順矣穆文惠君既客死又欲溝絕其墓季氏之不容誅矣

昭公于墓道南雖不為溝猶別葬于先君墓道之外孔子之為司寇也昭公死於外季平子自懼乃請禱於煬公之廟九月立煬宮昭公死於外季平子自懼乃請禱於煬公之廟周鞏簡公棄其子弟鞏簡公周卿士棄其同宗子弟而好用遠人遠人異族也言其棄親用疎為明經二年癸巳春王正月夏五月壬辰雉門及兩觀災無傳雉門公宮之南門兩觀闕也天火曰災觀音貫下同秋楚人伐吳楚人伐吳為我使之無忌楚人伐吳冬十月新作雉門及兩觀無傳傳二年夏四月辛酉鞏氏之群子弟賊簡公言傳

議其利建其功然則從家語作司空為是鍾伯馮煬公以弟繼昭公也蓋既欲報己之私而又欲掩己之失故立煬宮定經二年趙匡此自雉門延及兩觀義理分明據實成文耳公穀豫乃曰自兩觀始違經妄說殊可怪也孫復其言雉門及兩觀俱災也雉門與兩觀天子之制李應經書楚伐吳

葉親用疎所以貶也桐叛楚桐小國廬舒鳩氏楚屬國吳闔廬使誘楚人曰以師臨我教舒鳩誘楚使以師臨吳為我使之無忌楚人伐吳秋楚囊瓦伐吳經書楚人師于豫章從舒鳩吳人見舟于豫章偽將為楚伐而潛師于巢實潛師從巢冬十月吳軍楚師于豫章吳出小意敗之楚不忌遂圍巢吳遂圍巢克之勝獲楚公子繁楚不忌私出私出關乞肉焉射姑守門之闔人從之杖以敵之射姑奪關杖以敵擊闔頭也為明

左傳詩林卷十一

七止此
高閼莊二十九年

新延廐不言作言
作者改舊制而增

天之也魯惜天子
之禮天亦變以警

之遇災而不知以
為戒乃更作而新

之反加其度焉是
魯之備終無已也

特書新作罪在定
公也

傳二年
穆文熙見舟伐桐

潛師伐楚此又伍
員誘楚之計

魏福見舟于豫章
兵必有信見其伐

桐請服之意潛師
韓信明修棧道暗

經三年甲子春王正月公如晉至河乃復無傳二月

辛卯邾子穿卒莊公卒子隱公乞立夏四月秋葬邾莊公

六月乃冬仲孫何忌及邾子盟于拔拔地

傳三年春二月辛卯邾子在門臺門上臨廷臨於閣

以餅水沃廷邾之閼人以去年乞肉邾子望見之邾

公自門臺怒怒者何人閼曰夷射姑旋焉旋小便也閣

旋為命執之邾莊公惡其不弗得射姑時不在滋怒

邾子自投于牀邾莊公自廢于鑪炭廢墮也墮于

皮肉遂卒遂致先葬先葬欲藏中之紫故以車五乘以葬

殉五人以五人為殉車殉別莊公下急而好紫紫

出陳倉同此

定經二年

程頤李孫意知上

不請於天子下不

告於方伯而立定

公故晉怒而公往

朝焉晉辭公而復

故明年因會而請

盟于臯圃

胡銓邾莊公卒未

踰年而邾君出盟

邾固可罪何意與

之盟又甚焉君子

不奪人之親亦不

性躁急而故及是故致附錄秋九月鮮虞人敗晉師

于平中平中獲晉觀虎生死皆恃其勇也觀虎恃勇

鮮虞張本冬盟于邾邾即拔地名修邾好也定公

表狐裘以如楚為佩裘獻一佩一裘於昭王以佩裘

昭王昭王服之楚昭王服所以享蔡侯為蔡侯

亦服其一蔡昭侯亦服子常欲之子常即震瓦見裘

弗與蔡昭侯不肯三年止之止留蔡昭侯唐成公如楚成

唐惠侯之後有兩肅爽馬肅爽駿子常欲之子常亦

弗與唐成公亦不肯亦三年止之亦止留唐成公唐人

馬亦朝于楚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亦三年止之

楊文熙，閩人以乞肉之恨，求報射如然射姑未執而鄰公以非命卒，豈非數與。

鍾伯敬，開知邾子好潔，故假言射姑旋以激其怒。陳傅良，鮮虞人敗晉師于平中，不書國家，敗義同哀元年。今案鮮虞非晉屬，不當與國伐盟主同義。凡夷狄敗中國，不書，惟莊十年特書之。

李笠翁，大較人之佩服，與從不可混。大者，邾子臧之鶴冠子玉之弁，纓蔡昭侯之裘，唐成公之馬，皆身之災也。孫鑑，細玩亦有曲致，而意味自覺，不甚長，此由語率而力不勁。

魏禧，留諸侯三年而昭王不知，可謂昏矣。經世鈔，獻之子必有諫，唐侯而不從者，然事當要緊處，只如此行最穩妙。

穆文熙，古人謂尤物致禍，如二君者，可見然貪如子常，宜其不能保鄂矣。

或相與謀，唐人知其故，乃私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請代先從人執役，○從去聲，下

許之，唐侯許之。飲先從者酒，偽若受代而飲先從人，以酒，○飲去聲。醉之

飲之，飲之，至醉。竊馬而獻之子常，竊，蕭爽之馬，以獻於子常。子常歸唐侯，子常

得馬，乃歸。自拘於司敗，竊馬者自拘，囚於唐成公。曰：君以弄

馬之故，言唐君以愛蕭爽馬之故。隱君身，隱，憂約也。言自憂約其身。棄國家，棄，廢

之事，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夫人謂養馬者，言請相助養馬者養馬以償君

相去聲。必如之，必有駿馬，如蕭爽者。唐侯曰：寡人之過也，唐侯

乃我之過失。二三子無辱，二三子謂唐諸臣，無過毋恥辱，以自拘繫。皆

賞之，皆賞竊馬者之功。蔡人聞之，蔡人聞唐侯之事。固請，固請，蔡侯而獻

佩于子常，佩，與裴，獻於子常。子常朝于君。見蔡侯

之徒，見蔡昭侯之徒，衆。命有司，子常命楚有司。曰：蔡君之久也，蔡昭

侯之所以久留於楚，侯之所以久留於楚。官不共也，楚所以禮遣蔡侯之物，不

禮不畢，若明日遣蔡侯之禮不畢。將死，將死，以死罪。蔡侯歸，蔡昭侯及

漢水，漢水，自誓言我若有復濟，河以質信。執玉而沈，○沈音鳩。曰：余所有濟

漢而南者，自誓言我若有復濟，漢水南至楚國者。有若大川，當受禍，明如大川。

蔡侯如晉，蔡昭侯背楚，即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

焉，蔡侯自以其子名元與其大夫之子質信於晉。○質音致。而請伐楚，請晉人伐諸侯伐楚。

為明年會，召陵，侵楚，張本。

經四年乙未，秦王二月癸巳，陳侯吳卒，惠公卒，子懷公柳立，無傳。

三月公會，劉子、晉侯、宋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

凌約言二君以弱
小處強暴之上即
競然守之以樸
猶恐不免誅求也
而乃侈其玩好以
誇示貪夫三年之
止豈非自取哉傳
曰匹夫無罪懷璧
其罪信矣

極遣縱送也前漢
孔光傳云遺漏故
郡
經世鈔將死寫貪
人情景令人捧腹
附見執玉別是一
玉非玉佩

陳傅良謂伐楚傳
甲言楚无之貪而
失諸侯

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

齊國夏于召陵侵楚晉楚兵交止此○傳曰劉文公

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晉之

難復辟于周而楚納子朝於是合十有八國之師伐

楚雖五伯未有盛於此者也今以周之不競而能

合諸侯盛於五伯俄而劉子卒君子蓋深悲之也

夏四月庚辰蔡公孫姓帥師滅沈以沈子嘉歸殺之

○姓音性 ○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鼫有晉侯在何

又作生 ○臯鼫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

侯盟非晉主盟也公會諸侯盟于薄公會諸侯盟于

宋皆後至之文也非後至也而曰公及諸侯盟則以

魯主之也是故書及劉卷卒諸侯無會

同於是特相盟者矣 ○鼫由又及 ○杞伯成卒

于會無傳 ○六月葬陳惠公無傳 ○許遷于容城無傳

秋七月公至自會 ○劉卷卒無傳 ○許遷于容城無傳

悼公無傳 ○楚人圍蔡不傳 ○晉士鞅衛孔圉帥師伐

鮮虞無傳 ○葬劉文公無傳 ○冬十有

一月庚午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相舉楚地

右之曰以皆陳曰戰 ○於是晉辭蔡侯天下諸侯無

與憂蔡者而愬之吳吳子與師以伐楚是則夷狄憂

中國也是故吳始稱子書戰書敗

績皆進吳也而楚囊瓦敗稱人

楚囊瓦出奔鄭即子常師 ○庚辰吳入郢郢楚都也

傳四年春三月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文公即劉卷

定經四年

張洽書十八國諸

侯之衆所以見其

勢之足以有爲也

而終之以侵楚深

以罪其志卑而義

不勝終之以無能

爲也而晉自此微

矣

王沿楚爲不道晉

率諸侯爲蔡伐楚

正也正以不得貨

而止故經以無名

譏之

汪克寬沈子嘉微

弱近楚其不食晉

程頤公以不獲見人假王命以討楚之久，**謀伐楚也**。謀正楚罪也。○晉於晉故因會而求蔡侯，故曰文公合諸侯。荀寅求貨於蔡侯，使蔡侯納賂於已，弗得，不與言於也。故書公及。

李應王官與會不與盟之說詳首止。范獻子，荀寅乃進，曰：國家方危，言晉之國家有危難，諸侯方

貳方將攜貳，將以襲敵。敵國之楚，不亦難乎？難以求勝。水

潦方降，春雨正時，故多潦。疾瘧方起，寒燠不常，故多疾瘧。中山不

服，中山，即鮮虞。棄盟取怨，晉楚同盟，今伐之為棄盟取怨。無損於楚。

而失中山，而失征伐之利。不如辭蔡侯。蔡勿與

吾自方城以來，晉敗楚侵方城，在襄十六年。楚未可以得志。

乃辭蔡侯，范獻子從荀寅之言，乃辭蔡侯。

晉人假羽旄於鄭，折羽為旄，王者遊車之所建。鄭私有之，因謂之羽旄。晉人從鄭

而願遷也。然不能借觀，修德固圍而遷徙之。鄭人與之，鄭人以羽旄與之。明日或施以會，或賤者心

無常亦何益乎？聖明日令賤人施其旄，人詳書以為後鑑，執以從會示卑鄭。晉於是乎失諸侯，傳言晉無禮

傳說彙纂召陵之盟，劉子與焉。故其卒也來赴於魯，而魯史書之。取公羊以為我主之穀梁以為為諸侯主皆不可從。

注克寬諸儒之說謂劉子定內難復辟於周有大功於王室故特書卒葬。然單推不書卒而尹氏專權亦書卒故知其從赴告爾許駱謀楚而不能討盟秦而不能救。

莫之治也，恐莫之能治。其使祝佗從，祝佗即大祝子魚言可使子魚從公。佗

同難，言諸侯會同難於得宜。嘖有煩言，嘖至也。至有忿乖之煩言。○嘖行責反。又責

公曰善，靈公善其所言。乃使子魚，子魚即祝佗。子魚

辭，音駝。從去下同。曰：臣展四體，言臣展布四肢之勞。以率舊職，以率循大

猶懼不給，猶恐不能供給。而煩刑書，得罪以煩瀆於刑書。若又供一

使供一職，共音恭。微大罪也，是自要求其大罪也。且夫祝之官社

稷之常隸也，此社稷尋常賤隸之臣。社稷不動，社稷動謂國遷。祝不出

三傳平本卷六十一

社稷動謂國遷祝不出

唯中山是伐書卿與師著威勝不行於強暴而行寡弱也

王元美此條與城擊鼓

殺其大夫書各同於是大祝始

一書法蓋于王子有出竟之制

常之罪同而楚之五百人為師國

輕於用人以致敗君行則以師從

師以衆前後一轍從行之制

矣

孫復以者乞師而用之也晉合十八

國之君不能救蔡其事使子魚私言

伐楚吳能救之伐於周大夫長弘

之此吳晉之事強不知其言

弱之勢戰然可見信與不信

也故自是諸侯小是

大皆宗於吳

竟大祝不出其國官之制也

君有軍被社師出先有事被禱於社謂

旅之事祝奉以從大祝於是奉社主以從

若嘉好之事若朝會嘉好

公曰行也公勉子魚以

蔡於衛欲令蔡先衛軟

衛侯使祝佗私於長弘

曰聞諸道路言聞諸道路之所傳

不知信否

信與不信若聞蔡將先衛軟

長弘曰信然蔡叔蔡始封

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

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

明德以藩屏周以尹天下

於周為睦

分魯公

大旅

夏后氏之璜

殷民六

族

使帥其宗氏

輯其分族

之六族也

勺音杓

此官司之定法也

君以軍行國

於是乎出竟

君行師從千

臣無事焉

及臯鼬將長

公勉子魚以

衛侯使祝佗私於長弘

曰聞諸道路

不知信否

信與不信

若聞蔡將先衛

長弘曰信然

蔡叔蔡始封

魚曰以先王觀之

則尚德也

昔武王克商

成王定之

明德以藩屏周

以尹天下

於周為睦

分魯公

大旅

夏后氏之璜

殷民六

傳說彙纂柏舉之衛始封君周公之弟

戰蔡用吳師敗楚故亦為蔡叔之弟

聖人嘉之故書蔡侯以吳子胡傳本

公穀謂稱子為進吳非也

劉敞穀梁曰何以不言滅飲在楚也

非也楚實未滅當言入而已豈春秋

罔在之哉

薛季宣楚不書楚而書郢見楚之大

其都猶不能守也

傳四年

陳傳長謀伐楚也

傳明此會劉文公

實為之非出伯國

之意經所以書公

及諸侯盟杜氏會

之六族也

勺音杓

使帥其宗氏

輯其分族

之六族也

勺音杓

使帥其宗氏

輯其分族

之六族也

勺音杓

盟里處非是

魏禧人以求貨報

而歸我乃又索其

貨寅貪而無耻最

為可恨然蔡侯所

遇何不幸也蔡侯

終不行貨可謂強

項

經世鈔奔盟取怨

無損於楚只二語

為近之然合諸侯

之師請於楚以誅

子常亦無不可

楊升菴晉自平丘

以來不能會諸侯

者二十四年乃今

上請國老合十

七國君名義既正

聲勢遂張庶幾可

復伯矣而荀寅竟

以一賄失之夫蔡

將其醜類醜眾也使將帥

以昭周公之明德公之明德

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

備物備物備禮之物

典策典策春秋之制

官司百官有司

彝器彝器常用

因商奄之

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逆

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

以大路大路同

少帛少帛雜帛也

精莩精莩大赤取染草名也

旃旌通帛為旃旃通帛為旌

大呂鍾名

殷

民七族殷之遺民

陶氏施氏繁氏音婆

錡氏樊氏

氏終葵氏即殷氏

封畛土略畛塗所徑也略界也言

以法則周公受周公用

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

分之土田陪敦陪敦增

備物備物備禮之物

命以伯禽伯禽周

命以伯禽公世子

而封於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

以大路大路同

少帛少帛雜帛也

精莩精莩大赤取染草名也

旃旌通帛為旃旃通帛為旌

大呂鍾名

殷

民七族殷之遺民

陶氏施氏繁氏音婆

錡氏樊氏

氏終葵氏即殷氏

封畛土略畛塗所徑也略界也言

取於有閭之土有閭衛所受朝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以康誥成王封康叔以命之

而封於殷虛殷虛朝

疆以周索周索

密須之鼓密須國名昔周文王

闕鞶名姑洗

姑洗鍾名應三月律

懷

以共王職以供王室之職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取於相土之東都相土

以為佞也

經世鈔周公之明德按分國而分大

姓最妙梓材所謂大家孟子所謂巨室正此等也

孔氏備物典策典策謂史官書策之典使依法書時事也

按命以伯禽由下文命以康誥唐誥之例見之則封伯禽誥命也先儒說

是

按凡物色純者謂之通周禮春官司常通鼎為旃注通

無他物之飾也孫鑛前詳於民此子祿父

詳於土是五法楊守魯先言魯之始封次及衛此實

主法

孫鑛周索戎索想是八索二

按懷姓九宗事亦出隱六年

孫鑛文武成康之伯云云頓挫有勢

姓九宗

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

職官五正

杜云五官之長則謂五官之長

子孫耳曲禮云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

司寇鄭玄云此殷時制也然則殷時五官居在唐地

此為貴族以賜唐叔使主領之所以榮寵唐叔也

或以為懷姓之內立五正使分主五宗未知誰是

命

以唐誥

唐誥誥命唐叔篇名今在

而封於夏虛

夏虛大夏今大原道戎而寒不與中

夏政

亦因夏風俗

疆以戎索

大原道戎而寒不與中

三者皆叔也

周公康叔成王叔父唐叔康王叔父故曰皆叔

而有令德

而不得分

康之伯猶多

言四王之叔伯兄弟尚多

而不獲是分也

物之賜

唯不尚年也

管蔡啓商

周公攝政

管叔蔡叔

王於是乎殺管

蔡而蔡蔡叔

蔡蔡叔上蔡字素達及放也

以車七乘

尚書囚蔡叔于郭鄰

徒七十人

與蔡叔車

其子蔡仲

改行帥德

改易父行帥循

以為已卿士

為周公見諸王

蔡叔卒而見蔡仲

而命之

以蔡

命蔡仲

其命書云

尚書蔡仲之命

王曰胡

無若爾

考之違王命也

戒蔡仲無若汝父蔡叔之違

若之何

其使蔡先衛也

言康叔之明德如此蔡叔之

武王之

母弟八人

周武王同母異

周公為大宰

周公為周大宰

康叔為司寇

康叔為司寇

聃季為司空

聃季為司空

五叔無管

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

豈尚年哉

豈以年齒

曹

霍叔處毛叔聃也皆無官

豈尚年哉

為輕重哉

曹

別有說矣

穆文既議論弘闊

俱有根據足以屈

服晉人竟得長蔡

信乎視佞之口才

也而夫子以為佞

三傳平本卷六十一

八十四

孫鏞總較諸同姓曹叔仍不離魯衛

同上云晉為侯伯但只云曹為伯甸是疑法

曹叔文之昭也

文王子與周公異母昭如字

晉武之穆

也武王子故

曹為伯甸

曹伯以伯爵居甸服言小於晉

非尚年也

國反小武穆國反大故知非尚年也

今將尚之

今將以蔡叔為先

是反先

王也是反易先王尚德之法也

晉文公為踐土之盟

八年衛成

公不在

衛成公時奔楚不在於會

夷叔

即衛叔武

其母弟也

先蔡

踐土盟載國大小之序也子魚所言盟載之次

其載書

云踐土盟載之書云

王若曰

時王子虎盟諸侯故稱王命

晉重

魯申

衛武

蔡甲午

鄭捷

齊潘

昭公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為後宋

王臣

莒期

藏

在周府

載書藏在司盟之府可覆視也

具在可覆而視吾子欲復文武之略

欲脩復文武之道

不正其德

而不以尚德為正

將如之何

如之何

長弘說

長弘說

告劉子

以子魚之言

與范獻子謀之

與范獻子謀之

乃長衛侯於盟

乃先衛侯於盟

反自召陵

召陵會而歸

鄭子大叔未至而卒

鄭游吉未至其國而卒

晉趙簡子為之臨

甚哀

哭甚

曰黃父之會

在昭二

夫子語我九言

夫子謂子大叔教我九言始下文

曰無始

曰無始

無怙富

富而好禮

無恃寵

寵而不驕

無違同

以欲從之

無驕能

不以能驕

無復怒

復重也

無犯非義

不義之事非所為也傳言簡子能用

無謀非德

不德之事非所謀也

無犯非義

不義之事非所為也傳言簡子能用

沈人不曾于召陵

十八國大會

晉人使蔡

沈人不曾于召陵

十八國大會

晉人使蔡

十八國大會

晉人使蔡

十八國大會

晉人使蔡

宮祖蓋周制用人

以德固然矣然長幼之序亦必有盡義其間者豈得不論蓋弘奪於佗之善詞弗及深考耳

魏禮典刑嚴重詞令之美者與子產獻陳捷相似

同上按當時足以害楚者惟有吳耳故仇楚者皆專吳

伐之使蔡討沈夏蔡滅沈蔡奉晉命討沈滅之秋楚為沈故為滅沈之故○為去聲圍蔡以兵圍蔡伍員為吳行人以謀楚伍員為吳行人之官以謀伐○負音云楚之殺卻宛也在昭二十七年伯氏之族出伯

孫籛敘戰事濃腹有態

孫為吳大宰之官以謀伯氏故出奔楚自昭王即位在魯昭公二十六年無

歲不有吳師自闔廬立始為

以其子乾蔡侯自以其子名乾與其大夫之子與蔡大夫之子

為質於吳質信於吳

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唐侯不書兵屬

於吳蔡主兵舍舟于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乃舍

故經書以吳音赦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江之地名吳自北與楚人夾水而軍左司

司二此處鍊勁

又捨

穆文熙若左司馬

戎之策則楚諸敗

馬成謂子常子常即令尹襄瓦曰子必漢而與之上

鍾伯敬其時使司

與吳上下與吳上下選勿使渡

必不能克楚

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沈

附見丹鉛錄云

漢東之隘道沈尹戌欲子濟漢而伐之

唐甄奏上論曰我

師我自後擊之沈尹戌以塞阨之必大敗之吳前後

自越以至葉垂弘

至大既謀而行沈尹戌既與子武城黑謂子常黑楚

境萬里故曰萬城

夫曰吳用木也吳用木為我用革也我用革為不可

孫籛而節話簡有

久也不必久不如速戰不如速與吳史皇謂子常史

魏應按古今如功

夫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司馬即沈尹戌言楚人皆

言能不恤國難姓

○惡好若司馬毀吳舟于淮若沈尹戌毀吳塞城口

督撫科道皆傳此

並去聲

衣鉢○史皇一言而喪楚師奔子常殺司馬成破國也君小人之言不可聽如此若能勸子常從戎策則吳師可以殲豈獨全楚而已哉或謂黑亦勸戰何以獨罪史皇曰黑之慮公也知不足耳皇之言私而逢子常之惡者也

而人城只即上文三隘道之是獨克吳也獨勝吳師子必速戰勉子常速與吳戰不然苟不如此不免於禍乃濟漢而陳子常乃濟漢水而陳其師○陳音陣下同自小別至于大別自小別于大別禹貢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三與吳戰子常知不可難而逃之楚國有難則逃避以求免○難去聲將何所入將入何國子必死之勉子常盡力死戰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二師吳楚師也列陳于柏舉之地經所以書戰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戰日之早晨夫槩王請於闔廬○夫音扶曰楚瓦不仁楚瓦即子常言其無仁心其臣莫有死志君之視臣如犬

類夏文與入爭勝而馬輕死者皆史皇之類同上王光久悉戰事不欲夫槩有威名故弗許

先奔○卒而後大師繼之而後吳以大師繼其後而攻之必克得高弗許闔廬不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言古書所謂人臣之道見義則不待命者有不待君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之事正合此語今日我死今日之戰楚可入也必可乘勝以入楚國以其屬五千夫槩王以先擊子常之卒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果先楚師亂楚師見元帥先奔故擾亂吳師大敗之大敗楚師子常奔鄭子常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而死○乘廣並去聲吳從楚師吳及清發清發水名將擊之將擊楚師夫槩王曰困獸猶鬥困猶能致死以鬪况人乎而况於人若知不免而致死若楚兵阻水知其不

也幾於一言獲免而致必敗我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若使先濟水者自知得免後者慕之後濟水者慕其幸免蔑有關心矣無復更有死關之心矣半濟時楚師已而後可擊也擊其師從之其言又敗之又敗楚師楚人為食楚師將為食吳人及之而及之奔食而從之楚走不暇食故吳人食其食而又從之敗諸雍滋又敗楚師於雍五戰及郢凡五戰而及楚之郢都已卯楚子取其妹季芊界

我以出世族譜季芊界我皆平王女也服云涉雒水出新城昌魏縣東南至枝江縣入江是楚昭王西走○雒七餘反使鍼尹固執赴庚辰吳入郢見經以班處宮係象尾

單火牛之祖宋氏便兵於入郢之後止兵休掠命蔡昭子胥之徒分定楚地撫輯其人民請命於周明正楚罪而以其地分賜有功之諸侯則伯業可成難以繼桓文可也而何其不然哉

楚王子山處令尹之宮子山吳夫槩王欲攻之夫槩王子山懼見攻夫槩王入之夫槩王夫槩王欲攻之夫槩王夫槩王欲攻之夫槩王

今恥於為司馬先問曰誰能免吾首言我若能取我司馬曰吳句卑曰句音鉤下同臣賤可乎言我戰皆傷又三與吳戰曰司馬吾不可用也已言我死

戰皆傷又三與吳戰曰司馬吾不可用也已言我死句卑布裳吳句卑乃布到而裹之司馬已死到取其首裹之

用也句卑布裳到而裹之司馬已死到取其首裹之

湯睡菴其時雖變
出倉卒然季羊為
鍾建所負亦不可
言貞女矣後倘不
有鍾建之娶國統
不甚衰哉雖然楚
固夷也五口何責之
有
補注王奔鄭未出
境同僖二十八年
衛侯

藏其身藏匿司馬而以其首免而裹司馬之首以免楚

子涉睢涉自睢水見上濟江濟水大入于雲中入雲夢澤中所謂江南之夢

王寢楚王盜攻之盜賊以戈擊王擊昭王王孫由于

以背受之由于時在王側中肩中由中之聲王奔鄭

昭王遂奔鄭鄭音云鍾建負季羊以從鍾建楚大夫背負季羊以從昭王○從去

由于徐蘇而從由于以背受戈當時悶絕故徐蘇醒而後從王鄭公辛

之弟懷將弒王鄭公辛即闕辛鄭縣大夫也蔓成然之子昭十四年使闕辛居鄭懷辛之弟也將曰平王殺吾父昭十四年楚平王殺蔓成然我殺其子我

弒昭王也平王之不亦可乎言其可也辛曰君討臣言君討治其臣之罪誰

敢讎之誰敢以君為讎君命命君之天也即天之命令也若死天命設

經世鈔且成然有
罪而誅不可例以
子胥之義但為子
者言止當如此耳

死於天命終不敢以天為讎詩曰舉大雅柔亦不茹柔物人所

不侮矜寡矜寡無告人所易忽不敢不畏強禦強禦

人所易縱不唯仁者能之唯至仁者能盡此道違彊陵弱見其

避之見其非勇也不可以乘人之約乘人於窮非仁

也不可以滅宗廢祀弒君罪應滅宗廢祀非孝也不可以

動無令名動以舉事而無令德之名非知也不可以必犯是

者必犯是數余將殺女我將殺女以正闕辛與其弟巢

以王奔隨避闕吳人從之吳人從之謂隨人吳使告曰

周之子孫言周室之子孫在漢川者在漢水東者楚實盡之楚實

盡取

補注周室何罪傳
見吳子所以特書
魯為其事與夷狄
相取不同雖齊桓
召陵之役其辭令
未嘗及此

王元美吳此時入
郢漢其宮辱其女
而奔其君得意亦
極矣使非申胥七
日之請也楚其殄
而入於吳矣
經世鈔已為王漢
紀信事類此然人
有至性不必其知
古有此事也

穆文熙子期逃王
而欲代之水事甚
及今隨之辭吳實
為再造楚也
經世鈔敢不聽命
隨受楚兵數矣出
王與吳未為不義
然楚可敗而不可
滅也楚不滅復立
君而隨之亡不旋
踵矣倉卒遇此大
事最須見遠吳人
乃退按此退吳又
甚有禮
補注吳人乃退隨
人知吳必不能定
楚

而滅之天誘其衷上天開誘致罰於楚喪其國都而

君又竄之而隨君又從周室何罪罪於隨而隨匿其

君若顧報周室報答周室之惠施及寡人施廣其

於我○施以獎天衷執楚子與吳以獎成君之惠也

此隨君之漢陽之田楚田邑在漢水之東者君實有之蓋吳欲

惟此田以楚子在公宮之北公宮之北楚昭在隨吳人在其南

賂隨也吳人逐昭王者子期似玉子期昭王兄公子逃王匿

昭而已為王而子期詐曰以我與之言欲代王王必

免昭王必隨人卜與之隨人卜以不吉龜兆乃辭吳

乃辭退吳人曰以隨之辟小言隨國僻陋小而密邇於楚

而親密鄰近楚實存之而存之楚實安世有盟誓隨與楚世

至於今未改至于今且若難而棄之若是楚患難

難去何以事君亦非所以為執事之患且吳執事不

唯一人不惟楚昭若鳩楚竟鳩安集之敢不聽命

敢不惟吳吳人乃退吳人乃退吳人力未能鑪金初官於子期

氏鑪金先時嘗為子實與隨人要言隨人要約無以

楚昭王與吳王使見臣且欲使盟隨人○見音現

辭鑪金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約謂要言也此一時之

以此為利亦王割子期之心昭王當子期之以與隨

不肯為盟主人盟期之至心初伍負與申包胥友伍負與之友其

按或云鑑金初鑑
姓金初二名若以
初字是辭則當在
鑑字上何曰初官
愚謂初字在章首
者隔年之後有禍
福將終之在中間
者哀十六年子伯
季子初為孔氏臣
之類就其一時事
而言之其義互異
張半菴史記載子
胥謝申包胥有云
吾日暮塗遠故倒
行而逆施之則胥
亦自悔其復楚之
非但念情既盛一
時不能止子胥益
有英雄之畧而無
禮義之養者也

亡也 伍負亡奔吳 謂申包胥 申包胥曰 我必復楚國

報楚國之怨 申包胥曰 勉之 勸伍負勉 子能復之

我必能興之 我亦必能 及昭王在隨 楚

昭王亡 申包胥如秦乞師 申包胥自乞 曰吳為封豕

長蛇 言吳之為害貪 以荐食上國 卷數也 數食虐始

於楚 其為暴虐 寡君失守社稷 楚君播遷 越在草

莽 顛越在於 使下臣告急 下臣包胥自稱 曰夷德無

厭 言夷狄之德無有 若鄰於君 應與秦為鄰 疆場之

患也 亦秦君疆場之 逮吳之未定 逮及吳人未 君其

取分焉 勸秦伐吳與吳共分 若楚之遂亡 若楚之社

君之士也 則土地乃 若以君靈撫之 若以秦君威

世以事君 秦以報君德 秦伯使辭焉 秦哀公使

人聞命矣 言我已聞子 子姑就館 且退就館舍 將圖

而告 將圖謀之 對曰 寡君越在草莽 言楚君播

未獲所伏 伏猶處也 未 下臣何敢即安 卑下之臣

館舍以立 依於庭牆而哭 申包胥退立 依倚 日夜不

絕聲 夜以繼日 勺飲不入口 杯勺之飲不入 其

凡如是 秦哀公為之賦 無衣 賦秦風 無衣 義取王

者七日 秦哀公為之賦 無衣 賦秦風 無衣 義取王

同仇與子 偕行 九頓首而坐 申包胥聽賦 無衣

故九頓首 秦師乃出 秦哀公深感其忠 而有禮 乃出

而後坐 秦師乃出 師救楚為明年包胥以秦師至

左傳平水卷六十一

二十一

孫應慈伍員復楚
包胥馳楚而敵手
基也

孫纓封豕長蛇辭
命起三語工絕

彭士望辭令甚善
却無一字及員

穆文熙包胥痛哭
秦庭千載猶有生

氣不知平王之世
無極柄政讓隱肆

行卻宛殺而子胥
走何以得此死力

於包胥也

張本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一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與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定公二

定經五年

石介春秋貴義不

貴惠小仁施者大

粟于蔡蔡為楚所圍飢於越入吳於發聲也夏歸

仁賊也蔡為楚所

越復從其舊號也越未有聞也昭定之春秋吳楚爭

辱而不能救今見

而後越入中國昭五年會于瑣也越常壽過始見於

楚敗吳勝乃歸蔡

經而亟稱入後三十年而入吳不復稱入矣晉楚之

粟徒畏吳而已無

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邲也則楚稱子矣吳楚之

救災之實也小惠

初春秋未以敵言之戰于柏舉也則吳稱子矣至於

不足貴矣

吳越終春秋不以敵言之也是故越入吳書吳入越

耿定向闖閭爭入

不

距之利而越搗其

○六月丙申季孫意如卒○秋七月壬子叔孫不

虛夫差取盟晉之

敢卒無傳○冬晉士鞅帥師圍鮮虞

車既所當戒況子

胥懇之言之而終不悟豈天意必凶之與

李應劉氏曰於越者其自稱者也越者中國稱之者也

入吳敗吳皆越人來告故書於越吳伐越則吳來告故止書越

汪克寬汲冢周書王會篇有東越於越或當時之所稱

季本季平子叔孫成子卒桓子武叔皆稚弱國命為陽虎所執矣

趙鵬飛士執前日伐鮮虞今復圍之

何罪哉

傳五年

陳傅良殺王子朝不書義同子頹

顧九疇於越又入吳意有所逐而憂有所忌也

陳傅良曰越人今日於越復從其高號也吳楚爭而後越入中國昭五

年常壽過始見於經而亟稱入後三

十年而入吳不復稱穴

補注以救楚傳見秦救楚不書

經世鈔吳楚數交

傳五年

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歸粟于蔡

以周亟矜無資

吳在楚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

丙申卒于房

陽虎將以璵璠斂

仲梁懷弗與

傳五年 ○錄 春王人殺子朝于楚 因楚亂也終 ○夏

歸粟于蔡 見經 以周亟矜無資 亟急也 以周濟蔡人之亟難矜哀蔡人之

無資 資糧 ○越入吳 見經 吳在楚也 乘吳之在楚也 而入其國也

六月季平子行東野 東野 季氏邑 還 東 未至 其家

丙申卒于房 季平子卒 陽虎將以璵璠斂 璵璠 璠美玉 君所

為斂 ○璵音餘 仲梁懷弗與 懷亦季氏家臣 不聽陽虎用之 曰改步

改玉 言昭公之出意如行君事 珮璵璠祭宗廟 陽虎

欲逐之 陽虎惡仲梁懷 告公山不狃 不狃 季氏臣 不

狃曰彼為君也 彼謂仲梁懷君謂意如言懷之意 子

何怨焉 子謂陽虎何必 既葬 既葬季子 桓子行東野 桓

即季孫斯意如之子 及費 及於 子洩為費宰 子洩即

也 巡行東野之邑 桓子敬之 季桓加子 洩以禮貌

逆勞於郊 逆勞 桓子於費之 桓子敬之 洩以禮貌

勞仲梁懷 仲梁懷時從桓子 仲梁懷弗敬 輕慢子洩

子洩怒 惡其 謂陽虎 子洩使 子行之乎 行之謂逐仲

陽虎囚季 申包胥以秦師至 去年乞師于秦 秦

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 五百乘 三萬七千 以救楚 以

楚 子蒲曰吾未知吳道 道猶法術也 言我 使楚人先

與吳人戰 使楚先與吳 而自稷會之 稷楚地 秦師自

大敗夫槩王于泝 泝 楚 吳人獲 遠射於柏舉 遠射楚

舉之戰 吳人獲之 其子帥奔徒 遠射之子帥 奔徒 以從子

射音石 又如字

左傳卷六十一

左傳卷六十一

兵秦則未嘗與吳
戰故不知其戰法
必使楚先試以觀
其可攻而自稷會
之又以奇兵間道
出其不意也是以
大敗吳之強將
同上秦師一出吳
之敗如湯濊雪蓋
吳勝而驕兵無紀
而亂子胥之憤已
洩而怒氣衰也唐
不顧楚之能加兵
故滅之易以報怨
且少其敵也
往安世觀唐之滅
則隨之保王益見
其善謀矣
彭士望奔楚奇楚
不殺尤奇春秋時

西從子西敗吳師於軍祥軍祥楚地秋七月子期子蒲滅
唐楚子期秦子蒲滅唐以其從吳伐楚故也九月夫槩王歸自立也自立為吳
王號王號以與王戰而敗以與吳王闔廬戰而師敗奔楚夫槩王奔楚為堂
谿氏別為堂谿氏吳師敗楚師于雍澨楚為吳秦師
又敗吳師吳亦為秦所敗吳師居麋麋地子期將焚之楚子
以火攻吳師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言楚之父兄與吳戰多死麋中親暴骨於
此地此地○暴不能收既未收又焚之又從而并不可
言不可言不可子期曰國亡矣言楚國已滅矣死者若有知也父兄
若若有可以歆舊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
知識豈可以并焚焚之而又戰人與吳戰吳師敗吳師又

多如此
按廣韻曰吳王弟
天梁王奔楚為棠
谿氏

戰于公婿之谿楚地吳師大敗大敗吳子乃歸吳子
乃舍楚乃舍楚囚闔與罷闔與罷大夫吳人囚之○闔與罷
請先與罷請遂逃歸言吳惟得楚一大夫葉公諸梁
之弟后臧諸梁司馬沈尹戌之子葉公子高從其母
於吳吳入楚獲后臧之母故后臧不待而歸楚定后
而葉公終不正視葉公即諸梁不義后○錄乙亥陽
虎囚季桓子季桓子即及公父文伯文伯季桓子從
欲為亂恐一子不從而逐仲梁懷以其不冬十月丁
亥殺公何藐藐季乙丑盟桓子于稷門之內稷門魯
庚寅大誣誣謂違盟逐公父歆歆即文伯及秦遄秦

左傳平水卷六十二
三

平子姑婿 ○皆奔齊歌過皆奔齊傳 ○附錄 楚子入于

鄧吳師已歸故 初關辛聞吳人之爭宮也先時鄧公

爭令尹之宮 曰吾聞之言以我 不讓則不和不遜讓

睦 不和不可以遠征不和睦者不 吳爭於楚吳始入

必有亂爭而不已 有亂則必歸禍亂既起 焉能定其勢必歸

安能定楚之 楚王之奔隨也楚昭王自鄭 將涉於成

地 ○焉音煙 江夏竟陵縣有白水出聊屈山西 藍尹疊涉其帑

不與王舟不與王舟 不與王舟不肯以舟 及寧

王欲殺之昭王欲殺藍尹 子西曰子常唯思

舊怨以敗言子常唯思報舊怨故 君何效焉勸昭王

使復其所使藍尹復其所職 吾以志前

惡惡過也 王賞關辛王孫由于王孫圍鍾建

關巢申包胥王孫賈宋木關懷九子皆從王有大子

西曰請舍懷也懷初謀弒王故請棄 王曰大德滅

小怨言懷終從其兄免王大難 道也此正 申包胥曰

吾為君也言我乞師於秦本欲為 非為身也非以為

君既定矣今君既 又何求復何求 且吾左子旗且我

子旗為過子旗即蔓成然以有德於平 其又為諸

王將嫁季芊昭王將 為以自速禍 遂逃賞遂逃賞 王將嫁季芊季芊議

季芊辭季芊辭不 曰所以為女子言所以為 遠丈

焦弱既吳人既大 爭必不能定楚蓋 此乃鬼神所忌且 非兵家宜有也 彭士望賞鄭懷而 欲殺疊長大仇而 快小怨也非子西 幾公國法例施諸 臣反側 穆文惠蓋尹涉帑 不與王舟即昭王 不殺不知何以自 解國語頗有解辭 終亦難通與晉之 堅頭須不同也昭 王遂以子西之言 赦之賢乎

附見上使疊復舊 職自識前日欲殺 之過思以為後戒 官祖謙昭王之賞 關懷也其為楚國 未寧而為此以安 反側者坎然非理 國之典也

經世鈔子西何以 諫殺疊而又請舍 懷乎懷後必有定 亂之功故賞觀大 德二字亦可見 魏禮懷不誅亦權 道也賞之過矣 經世鈔奇人高人 忠臣大臣甲胄一 人盡有之包胥之 逃賞高矣然定國

而受賞義也古之
聖賢豪傑不廢此
無乃矯乎夫申胥
以立哭秦庭七日
夜而秦始為出師
皆主性所激出於
常情常理之外事
定受賞則向日之
痛哭消於一賞翻
覺無味故申胥之
逃逃于哭也
經世鈔負我矣辭
正而婉情貞而篤
賢女子也余曾擬
新婚二章以寫之
按季辛言女子宜
遠丈夫重男女之
別然夫年鍾建負
我而奔鄭是乃我
夫也何適他乎

夫也遠丈夫以重男女之別也鍾建負我矣前年楚大夫鍾建負季辛以從
以妻鍾建乃以季辛妻鍾建以為樂尹以鍾建為王
之在隨也昭王之奔隨未知所在也子西為王輿服以保路子西
聞王所在及聞昭王在隨而後從王而後從王使由于城麋
昭王使王孫由復命城畢反命於君子西問高厚焉子西問
弗知其數由子不能知其數子西曰不能不能謂如辭何如辭
城不知高厚小大築城尚不知其數何知當復與對曰
固辭不能言我固嘗辭不能矣子使余也子謂子西必人
各有能有不能凡人之小各有所能者亦各有不能者王遇盜於雲中

孫鐘保路非是保
安路人蓋王由此
入恐路為吳所斷
杜注立國脾洩保
安道路人
魏禧如此尚不止
於桓文矣滅楚之
後凡楚所滅國興
而復之無人者以
其地賜有功諸侯
可也
呂祖謙由于欲自
表遇盜受戈之事
故以弗知高厚起
問而暴其長
經世鈔以前許多
零碎事體至此忽
牽引受戈一事作
結有意無意古人
結構往々如此

六年丁酉春王正月癸亥鄭游速速大帥師滅許
以許男斯歸斯執元公成立二月公侵鄭伐不言公魯無
公至自侵鄭夏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秋
晉人執宋行人樂祁犁稱行人言其罪冬城中城無傳
觀虎之役也三年鮮虞獲晉觀虎報
晉士鞅圍鮮虞圍鮮虞報
能也脾洩之事如子西脾洩余亦弗能也此則子西
我之所能也傳言昭王所以復國有賢臣也晉士鞅圍鮮虞圍鮮虞報
而示之背由子祖衣而示子西以背曰此余所能也言此等受戈
於雲夢之中余受其戈我能代其所猶在其所猶在其被傷祖
之所脾洩之事保路之事余亦弗能也此則子西
君將者八十年矣至是書侵鄭則以公山不狃侯犯
陽虎之專也故曰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
微矣

定經六年

高閼許惺楚以固其國至於四遠鄭游速偏師一出滅其國而俘其君楚雖不能得許而鄭之肆暴亦甚矣

傳六年春鄭滅許

見經因楚敗也因楚敗故○二月

公侵鄭

見經取匡匡鄭地取匡為晉討鄭之伐胥靡

也

胥靡周地也周僖公因鄭人以作亂鄭人往師之為之代胥靡故晉使魯討之○為去聲

不假道於衛

不假借軍及還及師陽虎使季孟自南

門入

陽虎將逐三桓欲使得罪於鄰國故使季孟自衛南門入自衛東門出

舍於豚澤

止舍於衛衛侯怒衛靈公怒魯師使彌子

瑕追之

彌子瑕衛大夫公叔文子老矣公叔文子即公叔發

告老致

輦而如公乘輦而往曰右人而效之右責也

非禮也

知禮者宜昭公之難昭公孫齊在昭二十五年

君將以文之舒鼎

衛文公之鼎成之昭兆衛成公得

以納之

納魯君擇用焉擇用其一公子與二三臣

之子

諸侯苟憂之諸侯苟有憂將以為

之質

將以質信求納魯此群臣之所聞也此衛國群臣所共聽

今將以小忿蒙舊德

小忿而覆舊日之大德無

乃不可乎

言其不可也大音泰唯周公康

叔為相睦也

周公魯之祖康叔衛之祖而效小人以

棄之

而倣效小人之不亦誣乎不亦誣罔天將多陽

而齊鄭之宣又合

自定六年鄭滅許

湯鑿菴此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

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

者多矣何獨議之哉

傳六年

晉懼討而遣使善過

而倣效其所為非禮也

來而大夫濱貨賂

爭權利卒使來者見執叛者得志晉

之亂政亟行伯統

所由絕也

黃仲炎何忘不言

何關文是也公羊

以為識二名妄矣

列國君大夫二名

者多矣何獨議之

哉

傳六年

湯鑿菴此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

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

者多矣何獨議之

哉

傳六年

湯鑿菴此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

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

者多矣何獨議之

哉

傳六年

湯鑿菴此叛伯之始也自隱十一年

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

者多矣何獨議之

天子遂無晉

補注為晉討鄭之

伐晉靡也杜氏知

國不能有其地

魏禮陽虎使按季

孟非稱小何為其

所使

經世鈔爾何以繼

人師之出入而無

禁

凌權隆文子發國

之老臣知國故事

察見陽虎之私以

構讒也故既謝政

去猶輦而如公使

其詐不行而鄭好

不失抑亦可謂賢

矣夫子所以文之

至晉國不可無老

穆文與老成之言

足以動人以小忿

而蒙舊德交道之

薄正坐於此

彭士望從支子口

虎之罪陽虎本有罪天以斃之而後斃蹇之言此不

君姑待之勸衛靈公且若何行否乃止

○夏季桓子如晉即季獻鄭俘也獻此春取陽虎強

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陽虎欲困三桓并求媚於

之聘強晉人兼享之賤魯故不復兩設專孟孫立

于房外孟孫即孟懿子立謂范獻子孟懿子謂曰陽

虎若不能居魯見於魯國而息肩於晉息肩猶荷

其肩擔之勞此言陽虎不能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

若為陽虎請晉必處之有如先君又稱先君以徵其

待獻子曰范獻寡君有官晉君實將使其人擇得其

任之鞅何知焉鞅獻子名言獻子謂簡子簡子即曰魯

人患陽虎矣言魯人以陽孟孫知其釁孟懿子知陽

以為必適晉以為陽虎行媚於故強為之請欲合

請託之辭為去聲以取入焉因此言以入晉

附錄 四月己丑吳太子終纍敗楚舟師終纍闔廬子夫

戰之獲潘子臣小惟子二子楚舟師及大夫七人及

楚大夫從楚國敗獲既懼亡恐遂子期又

以陵師敗于繫揚陵師即陸軍也以上文令尹子西

喜子西見數曰乃今可為矣為治也言知於是乎遷

郢於郟於是遷都於郟地改郟為郢而改紀其政改

政而新之紀以定楚國傳言楚賴子西以獲安定○錄周僖廟率

王子朝之徒僖廟子朝之餘黨因鄭人之助將以作亂于周

將作亂為鄭於是乎伐馮滑昏糜負黍狐人闕外鄭

子朝報怨僖廟故伐周六邑六月晉闞沒戊周晉使闞沒戊守于周備僖廟亂且城昏

靡且築昏靡之城為下○秋八月宋樂祁言於景公

樂祁即樂祁犁曰諸侯唯我事晉言諸侯惟宋服事晉國今使

不往今使者絕不遣往○使去聲晉其憾矣晉其有恨於宋矣樂祁告其

宰陳寅樂祁以與公言告其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子謂樂祁

使子他日至異且公謂樂祁景公告樂祁曰唯寡人說子之

言惟我喜子使晉之言以為當然○說音悅子必往子謂樂祁必往奉使於晉陳寅曰

子立後而行寅知晉政多門往必有難故使樂祁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為

先人立後故雖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亦使宋身死不亡其家

祁此行見溷而行溷樂祁子也見於君立以為後趙

簡子逆趙鞅迎客而飲之酒於縣上趙鞅為樂祁設宴于縣上之地○飲去聲

獻楊楮六十於簡子楮干楮也以楊楮為陳寅曰昔

吾主范氏昔我之往晉以范氏為主今子主趙氏今樂祁往晉以趙氏為主又

有納焉又有楊楮以納於趙氏納猶獻也以楊楮買禍買猶買也言

弗可為也已知范氏必怨將得禍不可救治然子死晉國然樂

子孫必得志於宋以其父為國死范獻子

言於晉侯范獻子怒祁比趙氏故進言於晉定公曰以君命越疆而使

穆文惠子西乃今可為一語甚有意致人有禍患焉矩非福乎魏禮此與范文子憂勝楚同道補注狐人闕外傳見諸侯侵叛皆不書沈澤民樂祁發事晉之議後卒身罹見執之辱老子云母為福始母為禍先信矣穆文惠樂祁倡言使晉遂以身往揚

備賈禍客死不歸任事之難如此亦足悲矣彭家屏一使臣耳昔主范氏今主趙氏其形跡之開誠有所不便矣然樂祁初意未必遽主簡子因簡子逆而飲之酒投分杯箸之頃遂有楊楮之獻而卒主於其家以是賈禍也聖人所以致戒於爾爾因依者歟魏禮陳寅數語客於人者宜三復又曰寅何以不早諫豈卒然飲酒而獻之寅固不及知耶

彭士望題目自正
言外並侵簡子又
按祫止三年而後
歸卒于大行晉人
止其尸以求成

定經七年
許翰齊鄭之盟版
晉也伯道諸侯
難盟始復志此
蓋自是中國無股
會矣
陳深是時齊晉兩

國相為強弱晉強
則同諸侯以附晉
晉弱則合諸侯以
自強若齊衛鄭則
視之以為向背也
趙匡穀梁曰以重
北官結也案例執
行人皆書何獨重
結哉
吳徵執其行人而
與其君結盟以叛
晉齊衛之罪均矣
陳傅良入于儀栗
以叛不書例在昭
二十六年
許翰東夏諸侯唯
魯事晉故齊伐之
景公乘晉之衰不
思惟德之務以懷
諸侯而欲力征經

言樂祫以宋君之命出未致使於晉君而私飲酒

於縣上不敬二君二君不敬宋晉不可以不討也不可

其乃執樂祫所以書行人錄陽虎又盟公及二桓

於周社魯有兩社朝廷在其中間盟國人于亳社

人于亳社之地詛于五父之衢衢通道也五父衢各傳言三

詐亂起本錄冬十二月天王處于姑猶姑猶周地

又去父音甫辟僖翩之亂也為明年單劉逆

經七年戊戌春王正月夏四月秋齊侯鄭伯盟

于鹹鹹衛地此特相盟也特相盟自齊桓以來未

以志諸侯之命書鹹以志諸侯之散此春秋之終始也

結以侵衛稱行人非齊侯衛侯盟于沙沙晉地

大雩無傳齊國夏帥師伐我西鄙夏國九月

傳七年附錄春二月周僖翩入于儀栗以叛儀栗周

也附錄齊人歸鄆陽闕鄆陽闕皆魯邑中貳於齊陽

虎居之陽虎居鄆以為政以為魯夏四月單武公

穆公文公劉桓公文公敗尹氏于窮谷尹氏復黨僖翩

秋齊侯鄭伯盟于鹹見經微會于衛微不衛衛侯欲

叛晉晉屬齊鄭諸大夫不可衛諸大夫使北宮結

如齊衛靈公乃使而私於齊侯而私語於曰執結以

北官結如齊

營以定伯統是知時之或正而不知已之不可者也

在克寬左氏以再專為早甚經書專祭二十有一惟昭

二十五及此年家臣也為孟懿子將宵軍齊師

變之大者也昭公齊師先墮伏而待之

不克目省而有陽聞其謀

州之孫定公又不知微而有竇玉之

竊世卿之通陪臣之橫其教一也故當死

比事書之以為後鑑

傅七年李廉此齊衛合黨之始自此後次五

字次垂段次蕩除

侵我欲以齊師懼諸大夫齊侯從之

瑣瑣即沙也為明年齊國夏伐我

李桓子虎為季桓公斂處父御孟懿子

將宵軍齊師將乘夜以齊師聞之

墮伏而待之墮敗其軍以誘敵而設伏

虎不圖禍言陽虎汝不圖度而必死也

苦夷曰苦夷亦季虎陷一子於難

不待有司不待魯之有司必殺女

懼陽虎聞子言恐懼乃還

冬十月戊午單子劉子逆王于慶氏

至哀元年而伐晉王前年出居於此

矣夫當日楚衰弱故單劉迎王以歸

之餘使齊景公果月五日傳王入于王城

撫伯國之餘業尊有日無月王入于王城

事王室輯寧中夏大夫而後朝于莊宮

則桓公之功獨不黨氏而後朝于莊王之廟

可復乎奈何今日之會明日之次無非包藏禍心以圖

晉為車乎陳傅良陽虎居之以為政為昭公取

地非侵地比杜說非是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二

左傳評林卷六十二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三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定經八年

張洽魯陽虎用事

用兵無法故以侵書之軍政不立而公親行故書致以危之

高閔公逾月之間再出侵齊不得休息故而書侵至以見之

卓爾康陪臣執國三桓拱手虎已無復顧忌正月無功勸公再往枕手席

魯定公三

梅賾 林堯叟唐翁

經八年己亥春王正月公侵齊報前年代我西鄙 ○公至自

侵齊無傳 ○二月公侵齊見魯之後於棄晉也 ○三月公至自侵

齊無傳 ○曹伯露卒無傳靖公卒 ○夏齊國夏帥師伐

我西鄙 ○公會晉師于瓦瓦衛地 ○不日會士鞅而

自師逆公三家之張成於此矣故諱之也於是以食鄭

伐我晉士鞅趙鞅荀寅救我 ○公至自瓦無傳 ○秋七

月戊辰陳侯柳卒無傳懷公卒 ○晉士鞅帥師侵鄭

戎久居敵境公何不自危哉故不待踰月或在本月皆書至

高閔以公不與鹹沙之盟且報此春之再侵也昭公之孫也齊雖不克納而有意在之定公即位未嘗修好於齊故齊比年伐我而我亦再侵齊觀春秋書齊伐公侵則其曲直可見矣予之傳春秋治至於陪臣斯極矣

李廉會師之說胡氏於非林全主公羊而此條又發重師之義與前說微異蓋二義互相發明也要之春秋之古稱重故以為異強

皆坐列列言無闕志

曰顏高之弓六鈞皆取而傳觀之皆取顏高之弓傳而觀之陽

門于陽州之門

士

八年春王正月公侵齊

從祀先公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盜竊寶玉大

從祀先公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遂侵衛此其言遂何晉始伐與國也於襄之三十三

年齊始叛晉取朝歌去年鄭始叛晉盟齊于鹹衛始叛晉盟齊于沙於是侵鄭衛又明年及齊平雖魯亦叛晉矣故悉書之也

葬曹靖公傳無傳三月

季孫斯仲孫何

忘帥師侵衛

冬衛侯鄭伯盟于曲濮

盜竊寶玉大

從祀先公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陽虎欲去二桓而為此也

盜竊寶玉大

州人出出接戰顏高奪人弱弓籍丘子

鉏擊之擊顏高與一人俱斃

且射子鉏

殪

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

退退

呼

劉子伐儀栗

辛卯單子伐簡城

以定王室

趙鞅言於晉侯

趙鞅言於晉侯

趙鞅言於晉侯

趙鞅言於晉侯

為晉故而士鞅又子進言於曰諸侯唯宋事晉言諸侯惟宋服事晉國好逆其使君謂為此盟以固若以歡好迎其使猶懼不至猶恐離心不以時至今又執之今

其謀藉轍先公閱信也博執其是絕諸侯也是絕諸侯之好也將歸樂祊將歸樂祊於宋士

逆祀則稱躋僖公行人也徧祀先公也於鞅曰即范三年止之執祊在六年故無故而歸之宋

是陽虎欲去三桓求晉是無宋必怨望獻子私謂子梁即樂

故順祀而祈焉虎故而歸之之謀去三桓亂也祊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言晉君恐宋叛是以止子

而其順祀則禮也春秋善惡不以相是以上子姑使溷代子溷樂祊子也言且子梁以告

及各書其實而已留吾子汪克寬何休謂季陳寅曰宋將叛晉言宋怨晉是棄

氏逐昭公取寶玉藏其家陽虎拘季溷也如宋必叛而以溷不如待之待其定勿以子自

孫奪其寶玉然昭公之經不書火寶代樂祊歸晉人釋樂卒于太行樂祊死於晉東南之

玉而此書盜竊則陽虎竊取於公宮下士鞅曰宋必叛言宋必不如止其尸樂祊之尸以

而非取之於季氏也求成焉以求成于宋乃止諸州州晉地為明年宋公

傳八年鍾伯敬將在軍莫公侵齊見經攻廩丘之郭廩丘齊邑主人焚衝衝

敢喧嘩亂步武者沈有取弓而傳觀車也說文作輻云陷陣車也此或濡馬褐以救之

乎然以顏高之勇蓋齊人禦魯焚攻郭者之戰車而弓為人所奪不馬衣也或濡濕馬遂毀之毀其主人出廩丘人師奔

免子鉏之擊則亦衣以救衝車之焚不善用其勇者也魯攻郭人少故遣後陽虎偽不見冉猛者時冉猛在

穆文熙顏高失強師奔走住救助之弓取弱弓乃為人若不見曰猛在此言冉猛必敗陽州之役猛先歸故

所斃何取六鉤為猛者哉大器之不可假人如此顧而無繼冉猛及顧莫偽顛復

同之士鞅無故止而止顛仆虎曰盡客氣也言皆客氣附錄苦越生子苦越

樂祊比將遺歸乃氏家臣苦夷生欲以子代之既死男子○苦音店將待事而名之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

而止樂祊比將遺歸乃氏家臣苦夷生○苦音店將待事而名之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

而止樂祊比將遺歸乃氏家臣苦夷生○苦音店將待事而名之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

而止樂祊比將遺歸乃氏家臣苦夷生○苦音店將待事而名之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役

又止其尸楊楮招在獲焉苦夷獲焉名之曰陽州名其子曰陽州夏齊

其少息哉李箕翁陳寅前勸國夏高張伐我西鄙報上晉士鞅趙鞅荀寅救

我救不書齊師已去公會晉師于瓦迎而會之餘見

經范獻子執羔士鞅執趙簡子中行文子荀寅皆執

鴈二子執鴈為贊魯於是始尚羔尚猶上也禮卿執羔大夫

美之上晉師將盟衛侯于鄆澤自瓦還就衛地趙簡

子曰群臣誰敢盟衛君者前年衛叛晉屬齊簡子意

盟衛君者涉佗成何曰二子晉大夫我能盟之以推辱之

衛人請執牛耳盟禮尊者泣牛耳主次盟者衛侯與

成何曰衛小國吾温原也可比晉温原之縣焉得視諸侯

穆文熙國君與大夫盟已為非禮而

晉之二十又悔衛比諸侯而從其禮○焉音烟將軟將軟涉佗按衛侯之手按擠排

子不得辭其責矣補注及按傳不言及挽血至衛侯手挽衛侯怒衛侯見無王孫賈趨

見血杜注甚矣言及挽者以大夫辱國者詳其事矣

孫鑣發激意有態

魏惠公以卜貳圍激音靈公以改卜嗣激國人阿骨打勞面慟哭以殺我一族激部衆幸

聲且曰寡人辱社稷寡人已辱衛國之社稷其改卜嗣使改

大夫問故問不入國之故公以晉詭語之靈公以被晉詭語

大夫患諸大夫不肯從已王孫賈使次于郊王孫賈畫計使衛

此盟也言晉無禮不衛侯欲叛晉衛靈公欲而患諸

大夫患諸大夫不肯從已王孫賈使次于郊王孫賈畫計使衛

且曰寡人辱社稷寡人已辱衛國之社稷其改卜嗣使改

大夫問故問不入國之故公以晉詭語之靈公以被晉詭語

大夫患諸大夫不肯從已王孫賈使次于郊王孫賈畫計使衛

此盟也言晉無禮不衛侯欲叛晉衛靈公欲而患諸

大夫患諸大夫不肯從已王孫賈使次于郊王孫賈畫計使衛

且曰寡人辱社稷寡人已辱衛國之社稷其改卜嗣使改

大夫問故問不入國之故公以晉詭語之靈公以被晉詭語

大夫患諸大夫不肯從已王孫賈使次于郊王孫賈畫計使衛

此盟也言晉無禮不衛侯欲叛晉衛靈公欲而患諸

大夫患諸大夫不肯從已王孫賈使次于郊王孫賈畫計使衛

且曰寡人辱社稷寡人已辱衛國之社稷其改卜嗣使改

大夫問故問不入國之故公以晉詭語之靈公以被晉詭語

皆得其死，力激之術大矣。

彭家屋主辱，臣死義也。衛侯郵澤之子將往，為質。公子又大夫之子，將往，為質。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侵伐之禍難，絕晉人，豈不光明。正大哉，乃計使衛侯，次于郊，而不入，而有改卜嗣之請，改卜嗣，豈衛侯之心乎？凡事之不出于本心者，皆詐也。而以誦諸大夫，是師見伐。

患大於謂寡人，必以而子厚。而汝也，必以汝此者。謂寡人，謂晉人使衛侯。與大夫之子為質，與衛大夫之子俱為質於晉。○質音致。大夫曰：苟有

益也。言苟有利，公子則往。尚往為質。群臣之子敢不皆負羈縻以從。羈，馬絡頭縶也。言從公子將行，之賤役。○從去聲，下從者同。

王孫賈曰：苟衛國有難，侵伐之禍難，亦未嘗不為使皆行而後可。

公以告大夫，乃皆將行。公朝國人，靈公登進，使

行有日，有期。公朝國人，靈公登進，使

病何如矣。衛國病苦，皆曰：五伐我。

猶可以能戰。賈曰：然則如叛之。若果

乃叛晉，晉人請改盟，弗許。衛

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成桓公，周卿士，不

公鉏極，公山不狃，皆不得志於季

叔仲志不得志於魯。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

以詐教也，向使諸大夫不為所激，皆以大國不可絕為辭，為衛侯者將入國乎？抑果改卜嗣乎？陳傅良成桓公不書專，譏晉經故特書遂杜說非自晉厲以來王人會伐矣。按注，族子姪也。韻會云：謂兄弟之子為姪，不若稱兄之子弟之子，從子族。彭士望：何不以逐昭公野死聲罪致

以師，猶可以能戰。材能以戰。賈曰：然則如叛之。若果則能叛，病而後質焉。待見伐告病而何遲之有。未為遲，後納質於定公。何遲之有。未為遲，乃叛晉，乃叛晉不。晉人請改盟，禮故請改盟，弗許。衛秋，晉士鞅會成桓公侵鄭。成桓公，周卿士，不。六年鄭伐周，關。外，晉為周報之。遂侵衛。討衛。○季寤，季桓子。公鉏極，公山不狃，季氏，皆不得志於季。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之庶。氏，三人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輒，叔孫之庶。叔仲志不得志於魯。皆為國人所薄，故五人因陽虎。五人因陽虎，陽虎欲去三桓。孟叔季，三族皆出自桓公。虎以作亂，陽虎欲去三桓。號三桓，陽虎欲去之。○去

計補注疏于信公傳

以季寤更季氏代季桓子○以叔孫輒更叔孫氏更去聲下同

見議不在疏不書

武叔叔孫已更孟氏陽虎自代冬十月順祀先公而祈

楊升菴從祀之說

馬陽虎將作大事辛卯禘于信公辛卯十月二日不

三傳以為正閔信

義當退信公懼於信於大廟者順祀之壬辰將享季氏于蒲圃而殺之

之位胡傳引馮氏

神故於信廟行順祀先戒都邑曰癸巳至欲明

從祀以取媚於國

人今春秋辨疑及之兵車曰癸巳至欲明

事義又謂從祀即

已以都車成宰公斂處父告孟孫何故言將何以

今制五品以上陪

祭之謂蓋陽虎雖陪臣而久以大夫自處得從祀於廟

陪臣而久以大夫

取之諸說紛紜惟高閔謂不舉所祀

之名不指所祀之

所以其事出於陽

虎之矯舉故聖人

實書之在盜竊寶道林楚御桓子林楚為季虞人以鉞盾夾之鉞劔也

誅陽虎之亂也所

謂定哀多微詞者意在也庶於經義不支離云

孫鑣此段精神

將如蒲圃將往蒲圃桓子咋謂林楚咋暫也季桓子

經世鈔作仕詐反

乃暫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皆季

乘間暫語也

聞命後言我聞陽虎為政陽虎治魯魯國服焉魯國

同上知蒲圃之危

服其違之徵死若違之必死無益於主此身徒死無

矣何以赴其辜

桓子曰何後之有言未為而能以我適孟氏乎而

陽虎前驅陽越為

殿季孫夾居其中

萬無可脫之理而

也汝能載我對曰不敢愛死言身死不懼不免

車前數語遂令林

楚怒焉孟氏之衆

卒斃陽越而走陽

主所懼者不能免桓子曰往也言必孟氏選圉人之

虎豈非命與想其時亦不危乎
同上虎於倉皇危迫中尚能策入虛實其奸人之雄哉

壯者三百人孟氏選擇馬卒之強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

外實欲以備難不欲使人知故偽為孟氏之支林楚

怒馬怒其馬及衢而聘及通達之衢而馳聘以走孟氏陽越射之

陽越見其走乃自後射之○射音石下同不中○矢不能中築者闔門既得乃閉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有人自孟氏之門間射中陽越殺之陽越死

陽虎劫公與武叔武叔即州仇叔以伐孟氏季孫在

并伐公斂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處父與孟氏期

北門入救孟氏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陽氏敗陽氏與弗勝

又戰于棘下棘下城內地名陽氏敗陽氏與弗勝

虎說甲如公宮說甲而往公宮示無所畏取寶玉大弓以

出見經舍于五父之衢舍止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陽虎寢

其徒曰陽虎之徒黨曰追其將至其將來至虎曰魯人

聞余出魯人謂季氏喜於微死陽虎召季孫於蒲圃

故言喜何暇追余何暇以兵追我從者曰嘻恐懼速駕言急

公斂陽在公斂陽即處父公斂陽請追之處父

孟孫弗許孟懿子畏陽陽欲殺桓子處父欲殺孟

孫懼而歸之懼季氏強不敢殺桓子子言辨舍爵於季氏之廟

而出子言即季寤辨猶周徧也徧告廟陽虎入于謹

陽關以叛叛不書略鄭駟歆嗣子大叔為政歆

子然駟乞之子也為明年殺鄧析張本○歆音造

鍾伯敬魯人聞余出自古亂國弱土為叛人窺破若此可畏也
按陽虎出奔季氏自脫蒲圃之厄也陽虎自召死季氏喜之也已

定經九年

杜誘魯不能保守國器以致失令得而復書之不正其聲公勝立

經九年庚子春王正月

夏四月戊申鄭伯釐卒

六月葬鄭獻公

秋齊侯衛侯次于五氏

在克寬杜預謂國之分器得之足以爲策故重而書之

于五氏外會書次自厥貉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其再見何中國無伯也齊衛伐盟主則其不

秦伯卒無傳哀公卒

冬葬

不書伐而書次者晉實大國未敢輕伐始盟于沙中次盟于五氏又次于垂

傳九年附錄春宋公使樂大心盟于晉

且逆樂祁之尸

辭

僞有疾

哀元年而後伐其欲有所逞也久矣

乃使向巢如晉盟

且逆子梁之尸

子明謂桐門右師

出

李廉齊衛三次而後伐胡氏無傳蓋同前次而後伐罪其包藏禍心義也卒事

何也果何爲也右師曰喪不在此

而子擊鐘

故也

子明聞之

謝氏以爲罪其無事而出故書次則又與無各妄動之例同矣要之二例皆可通而陳氏說

怒怒其言於公

曰右師將不利

戴氏

將作亂

許翰秦自晉悼以復不於春秋

無疾何故詐疾

乃逐桐門右師

叔孫昭子之言

叔孫昭子之言

則知秦益退保西戎軍旅禮聘之事不交於列國

傳九年

按前年末樂祗卒于晉止其尸於州

州晉地

孫鍾句法全同只易子梁二字未敢謂善

陳傅良乃逐桐門右師傳言樂大心書奔義同高止

王荆石今世有鄧析書曰鄧厚轉辭者二篇太抵商鞅

韓非語也其為竹刑將非此類乎雖

子然之殺之吾以為後矣何謂不忠子然之不忠在用人刑不在殺鄧析王元美或云鄧析數難子產之政子產戮之今觀其書猶名責實察法立威先申讞而鳴者也王謂天於人父於子兄於弟俱無厚者何哉先王之刑也本於愛析之用刑也本於無厚其誅晚矣轉辭篇與智者言依於辨數語同鬼谷子豈後人得其旨苟益其詞也耶要之小人之言往往出

附錄鄭駟歇殺鄧析鄧析欲改而用其竹刑鄭所鑄刑

鼎舊制不受君命而私造刑法畫之於竹簡謂之竹刑鄭駟歇蓋殺其人而用其法君子謂子

然於是不忠子然即駟歇謂其殺賢能不忠於國苟有可以加於國家

者加猶益也人苟有善可以加益於人國家棄其邪可也棄舍其邪惡勿責可也靜

女之三章邶風靜女三章之詩取彤管焉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筆管也女

史記事規誨之所執竿旄何以告之邶風竿旄詩卒章云彼姝者子何以告之取其

忠也取其中心願告人以善道也此二詩皆以一善見采而鄧析不以下一善存身故用其

道故以其道可為世用不棄其人則說憚美女彼姝者子皆不可棄

詩云又舉召南甘棠詩蔽芾甘棠言甘棠小樹蔽芾茂盛○芾芳味反勿剪勿

伐不可剪除不可斫伐召伯所茇茇草舍也言此乃召伯所嘗草舍當愛護之○茇畔未反

思其人思召伯為人之賢猶愛其樹猶愛甘棠之樹不可斫伐况用其道

而况子然用鄧析竹刑之道而不恤其人乎而殺其人曾不憂恤之乎子然無

以勸能矣子然無以勸勉有能之人矣傳言子然嗣大叔為政鄭所以衰弱○夏陽

虎歸寶玉太弓無益近用而祇為名故歸之書曰得玉太弓經書得寶器

用也謂夏后之璜封父之繁弱皆物之成器可為人用者也凡獲器用曰得凡

成器可謂得故書曰得得用焉曰獲謂用器物以有獲若麟為田獲俘為戰獲六月伐

陽關陽關邑門號曰萊門師驚魯師見火起故驚

犯之而出陽虎犯奔齊遂奔齊請師以伐魯請齊師欲以伐魯

曰三加言三加師于魯必取之必取其國齊侯將許之齊景公將從其請

鮑文子諫即齊鮑國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施氏魯大夫鮑國初為施

於機心之發故不孝故臣成十七年齊人召而立之至今魯未可取也

甚相遠耳呂氏春秋記析嘗教獲溺魯國未可取也上下猶和君臣上下和衆庶猶睦親睦而不

勝而不可窺固健吏舞文之魁也執謂驅敵失刑哉補注得用焉曰獲

劉氏曰失得相對言得所以見失也若器必言得部木鼎何以高取乎

能事大國能盡心以事大國之晉而無天菑天無大菑菑音災若之

何取之如何可取其國陽虎欲勤齊師也陽虎之意但欲勤勞齊師耳齊

師罷齊師疲故罷音皮大臣必多死亡卿大夫必多死於戰鬪已於是

乎奮其詐謀已謂陽虎始欲奮其詐謀以圖齊國夫陽虎有寵於季氏

且季氏寵愛陽虎用之為政而將殺季孫而陽虎反欲謀殺季孫以不利魯

國以害魯國而求容焉求以自容親富不親仁惟親富人以圖其利不親仁人

而大於魯國齊國之地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此用陽虎

所欲傾覆滅也魯免其疾陽虎出奔魯得免其疾害而君又收之而齊君

無乃害乎無乃為齊之害乎齊侯執陽虎齊侯因鮑文子之言而悟乃拘

將東之將囚於東鄙陽虎願東陽虎欲西奔晉知齊必反已故詐以東為

乃囚諸西鄙乃囚陽虎於齊西鄙盡借邑人之車陽虎盡借所居邑人

之之其主欲絕追者缺其軸缺刻也刻其軸使易毀拆麻約而歸之以麻約縛刻處而歸

於其中而逃陽虎寢於輜車之中而逃走追而得之齊人追陽虎而得之囚

於齊囚於齊國又以葱靈逃奔宋陽虎又以輜車自載逃奔於宋遂奔晉

自宋適趙氏陽虎歸趙簡子之家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孔子

以趙簡子受亂人故知其家世世有亂也○秋齊侯伐晉夷儀為衛討也敝無

穆文惠文子談陽虎之惡曲盡故齊不受其害季氏寵之乃為所噬小人

之不可適如此觀其願西請東葱靈屢奔益可謂神奸

左傳評林卷六十三

存之父將室之

將無存齊人其父辭無存辭

以與其

弟以所娶室

弟

先與其弟

曰此役也

此伐晉之役

不死

若不死於行陳

反必娶

於高國

高氏國氏齊貴族無存欲必有功還娶卿相之女

先登

敵無存先登夷儀之城

求自門出

既入城夷儀人不服故無存復求自門出

死於雷下

闔死於門屋之雷下

雷

東郭書讓登

登城非人所樂故東郭

犂彌從之

子讓而左

子謂東郭書讓衆而立於城之

我讓而右

我犂彌自稱讓衆而

使登者絕而後下

登

城者盡絕而後下

入城

蓋彌

書左

言左行

彌先下

遂

恐書先下

故又請以讓之

王猛

齊人與東郭

郭

猛曰

王猛自言

我先登

我先登夷儀之城

書斂甲

東郭書斂甲起欲擊猛

曰曩者之難

言昔者有登城之難去聲下同

今又難焉

今又有王猛之難

猛笑

與書爭

乃顧曰

吾從子

言我從子登城

如驂之靳

靳車中馬也言已

而笑

從書如驂馬之隨

王荆石知五氏齊

靳也

傳言齊師和所

晉車千乘在中

車

晉救夷儀之

師在中車者

其車千乘

乘去聲下同

衛侯將如五氏

齊師在五氏

上過之

衛

至

乘去聲

下同

龜焦

龜焦兆不成不

衛侯曰可也

衛侯怒晉

而春秋亦因其告

故言可也

甚不復顧卜

衛車當其半

衛之兵車當

寡人當其半

晉五百乘

衛侯

自欲以身

敵矣

其數可以相敵矣

乃過中

車

乃過中

車之地

欲伐之

中車人欲

衛褚師圍亡在中

車

褚師圍衛舊

大夫時已奔

也

曰衛雖小

雖小

其君在焉

其君實

未可勝也

未

也

齊師克城而驕

齊師新克夷儀

其師又賤

其師

東郭

師帥賤而驕幸以

敗齊又何不爽也

勝也

齊師

克城

而驕

其師

又賤

其師

齊師克城而驕

齊師新克夷儀

其師又賤

其師

東郭

師帥賤而驕幸以

敗齊又何不爽也

附見言衛車五百書非命遇若與必敗之齊師不如從齊師而擊之乃

伐齊師夷儀之師敗之獲齊車五百乘齊侯致禚媚

晉車千乘相敵矣

杏於衛三邑皆齊西界致之於衛齊侯賞犁彌齊侯

孫鑪有此讓然後

登之功辭不曰有先登者言有先登者臣從

前讓愈有味

之臣從哲憤而衣狸製哲自也憤齒上下相值製即

郭眉菴一東郭書

音策又責說文公使視東郭書齊景公使人曰乃夫

與犁彌先登之讓

子也夫子謂東郭書吾貺子我當貺公賞東郭書公

不難而得賞之讓

乃以先登之辭東郭書亦曰彼賓旅也彼謂犁彌與

為難

讓旅俱乃賞犁彌乃賞犁彌乃兼賞犁彌及齊師之在夷儀也

郭眉菴一東郭書

儀而居其地齊侯謂夷儀人齊景公告曰得敵無存

者言得敵無以五家免給其五家乃得其尸乃得

存之公三禚之禚衣也與之犀軒犀軒卿車

死寵其與直蓋直蓋高蓋也兼而先歸之而先歸敵坐

引者引挽喪者不敢立以師哭之停喪車以親推之

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轉齊侯自推喪車輪三○推如字又退平

經十年辛丑春王三月及齊平平前八年再○夏公

會齊侯于夾谷夾谷齊地○公至自夾谷無○晉趙

鞅帥師圍衛報夷儀也○齊人來歸鄆謹龜陰田三邑皆

也○未有言來歸田者言來歸鄆謹龜陰田以是為

齊人之願也齊西言取謹闡言取鄆謹龜陰不言取

以是為齊人之願則以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

元傳平林卷六十一

二十一

定經十年

李廉前此魯數侵齊齊數伐魯至孔子為相與齊相平而齊受之

灌若水書及齊平善釋怨也孔子為政於魯釋怨以安民也於是再侵齊之怨乎矣

余光葉石林云夾

谷之事匹夫之勇
知者不為而曾謂

仲尼為之乎晦翁
亦如辨此事為附

會
卓爾康齊欲結魯

而伐晉也或謂魯
欲叛晉而從齊非

也夫子當國叛晉
之說非所出也蓋

將乎齊從晉以靖
列國耳

季本圍衛欲其離
齊黨也而卒不能

服晉豈可知也
高閔孔子來谷之

事人可能也而使
大國失守悔過效

順所不可能也此
修誠之至崇德之

圍郕

郕叔孫氏邑侯犯

○秋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

師圍郕

○宋樂大心出奔曹

傳在前

○宋公子地出

奔陳

○冬齊侯衛侯鄭游速會于安甫

無傳安甫地關

○叔

孫州仇如齊

○宋公之弟辰暨仲佗石彊出奔陳

暨與

傳十年春及齊平

見經

○夏公會齊侯于祝其

祝其地名

實夾谷

祝其即夾谷

孔丘相

相會儀也相去聲

犁彌言於齊侯

犁彌

使萊人以兵劫魯侯

也使之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

必得志焉

齊侯從之

齊景公

孔丘以公退

孔子奉公以退

曰士兵

素感於其人之天
譽如于羽格有甚

非任智者所能測
也

王葆宋公信讓而
刑罰無章固可罪

矣然大心不能狂
家國之難而進退

無據且挾詐以避
事豈能自安乎故

經亦直書以志其
過

黃仲父宋公以私
寵向難之故使其

母弟國卿群然奔
叛蓋君不君則臣

不臣也
傳十年

張侗初爾與東郭
書不爭功不邀賞

之

今士官以兵擊萊人

兩君合好

齊魯兩君合親鄰之好

而裔夷

之俘

裔遠也萊已滅故言遠夷之俘

以兵亂之

取稱兵以亂其好

非齊君所

以命諸侯也

此非齊景公所以命令諸侯之本意

裔不謀夏

裔遠不當謀間夏大

夷不亂華

外夷不當擾亂中華

俘不于盟

俘囚不當于犯盟誓

兵不偏好

於神為不祥

盟將告神犯

於德為愆義

以

於人為失禮

以人事言之則

君必不然

齊

齊侯聞之

齊景公聞孔子之言而愧服

遽辟之

遽命辟去萊兵

將盟

於是孔子以公退二國賤者

齊人加於載

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師出竟

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齊師出竟

言自今日既盟之後

而

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

而

何其雍，有禮也。至以無勇，少孔丘以兵劫魯侯，則謬甚矣。

人，不以兵車二百乘從齊，征役者三，有如此盟，如此禍。孔丘使荄無還揖對，無還魯大夫，曰而不反汶陽之田。

魏禧按：知禮而無勇，便是武人見識。

汶陽田，即鄆，謹龜陰田為齊。吾以共命者，歸魯。

陳傅良及齊平魯，叛晉自齊五氏之

命，乃當共齊。亦如之，亦如此盟。齊侯將享公，將為公

設諸侯始伐盟主，及齊平則魯從之。

設享，孔丘謂梁丘據，孔子乃謂齊景公曰：齊魯之故

矣，傳并於明年鄭事發之。

國之舊典，吾子何不聞焉？豈不素事既成矣，會事而

趙匡經不書盟，且傳何得云盟蓋左

又享之，又設是勤執事也。是勤勞齊之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

氏欲以歸汶陽之田，歸於夫子故

犧象，酒器犧尊，象尊也。禮器列於朝廷。嘉樂不野合

謬為此說，殊不知要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

嘉樂，鐘磬也。禮樂設於朝廷。饗而既具，若設享禮而具，備犧象鐘磬之用

魏禧按：夾谷既會

用，是棄禮也。是棄宗廟之禮，若其不具，犧象鐘磬之用

齊侯謂其臣曰：夫

用秕稗也。秕，穀不成者，稗，草之似穀者。言享不備

之道，二三子獨率

秕稗，若禮不成，君辱。君辱，若禮成而名惡，是

寡人得罪於魯侯

也。惡名，子盍圖之。何，不圖度之。夫享，夫享禮之設，所以昭德

如之何，晏子曰：小

也。所以昭明，不昭，不如其已也。而勿享，乃不果

人之謝過也，以文

享，孔子知齊侯懷詐，故以禮拒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陽虎九年，以此

之，以質魯公於魯

奔齊，經文倒者，次。晉趙鞅圍衛，環攻，報夷儀也。夷儀

歸魯田，可知此會

魯事，餘見經註。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寒氏，即五氏，午，晉守

孔子有平仲為內

主，即用系丘據，亦當由平仲得力，不

得草，看過謂聖

人開口，半言齊人。五氏，城其西北而守之。衛人於邯鄲，西

遠服也，若誤理會

音尖。及晉圖衛，此役，午以徒七十人，邯鄲午以步，門於

便大誤事。

衛西門，殺於門中。故殺人於門中，曰請報

杜說非
彭士望妙在謂梁

丘據若伊川考亭
必引孟子右師家

法不肯交一言矣
王文成交張永願

得此意
顧九疇樂之嘉者

不於野外奏命
王元美涉佗成何

並以勇相矜德快
心一時而竟貽殺

身之禍又安用此
以賈害也

寒氏之役

即報五氏之役

涉佗曰夫子則勇矣

夫子謂邯鄲

可謂然我往

然我若往

必不敢啓門

衛人必不敢

以徒七十人

涉佗亦以步

且門焉

自平且往

皆至而立

皆至其門下

如植

如立木不

不啓門

至日中

乃退

涉佗

反役

圍衛

之叛故

晉人討治所以

曰由涉佗成何

涉佗按衛侯

於是執涉佗

以按手罪重

以求成于衛

請衛

不許

衛怨晉深

晉人遂殺涉佗

罪而殺之

燕

成何不自

君子曰此之謂棄禮

勇於無禮

言必見殺

不

詩曰

舉鄘風

得與人鈞等

相鼠詩

人而無禮

禮以自將

遄死

遄速也安得

涉佗亦遄矣哉

叔孫成子欲立武叔

成子即叔孫不取武叔即叔孫

公若藐固諫

藐叔孫氏之族固

曰不可

立武叔

立之而卒

成子立武

公南使賊射之

公南叔孫家臣

射公若藐

不能殺

公南為馬正

公南為叔

使公若為郈宰

公若即公若藐為

武叔既定

及州

使郈馬正侯犯殺公若

侯犯為郈馬正因

弗能

不

其圍人曰

武叔養馬

吾以劍過朝

我以劍過

公若必曰

公若必

誰之劍也

言此乃誰

吾稱子以告

我稱武叔

之劍以告

必觀之

公若必

吾偽固而授之末

刺吝固出不意

之劍以告

請觀之

公若必

吾偽固而授之末

經世鈔遂殺公若知禮者以劍則可殺也則可因使如之武叔使圍公

若曰公若謂武爾欲吳王我乎見劍向已逆呵之鱗

故言欲遂殺公若圍人遂侯犯以邠叛犯以不能副

命故武叔仇懿子仲孫圍討侯弗克不能秋二子

及齊師復圍邠武叔懿子復會齊弗克不能叔孫謂

邠工師駟赤工師邠氏掌曰邠非惟叔孫氏之憂

社稷之患也乃魯國社將若之何將何

對曰駟赤臣之業言臣之在揚水卒章之四言矣

叔孫誓首謝駟赤駟赤謂侯犯駟

侯犯曰居齊魯之際言邠邑居而無事既叛魯又必

不可矣必不可子盍求事於齊子謂侯犯何不以臨

民以臨池不然苟為將叛勢必侯犯從之侯犯從其

齊使至齊使者至駟赤與邠人為之宣言於邠

中駟赤與邠人詐為齊使曰侯犯將以邠易于齊

民請易于齊齊人將遷邠民齊將易衆兇懼兇懼

不與子不如易於齊子謂侯犯不如遂與其死也與其

守邠而為猶是邠也以邠民請易於齊而得紆焉

何必此而後可齊人欲以此偏魯齊人欲得邠

必倍與于地言非徒得民又將且盍多舍甲於子之

則不旋踵而敗矣孫鏞此下敘節々有情

經世鈔著人俱不以他人圖犯而以

犯圖犯所謂人虎穴以探虎子得心

而出門庭者如此謝文游將叛先以

民叛懼之使其胸次亂而後有地步

孫鑄多方以謀之
曲盡情態
陳明卿公室之中
而有叔孫氏之師
已不可矣況叔孫
氏又為師所叛乎
至是而魯之勢如
大厦將頹漸不可
支也
謝文游眾兇懼最
是布散訛言足以
動衆守城者當首
嚴防此著
同上與子地又談
以利
經世鈔侯犯止之
赤料得此一著定

且何不多舍兵以備不虞以備後急不虞度之事侯犯曰諾
門甲於子之門乃多舍甲焉乃多舍兵甲於其門侯犯請易於齊侯犯請易其民
齊人於齊有司觀郕齊使有司觀郕度其虛實將至將至駟赤使周
走呼駟赤使人徧走郕曰齊師至矣言齊遷郕之師至矣郕人
大駭郕人聞遷大震駭介侯犯之門甲介因心因侯犯之門甲以圍侯
犯圍侯犯駟赤將射之駟赤僞將為侯犯射侯犯止之
侯犯止侯犯止駟赤將射之駟赤僞將為侯犯射侯犯止之
赤勿射侯犯止曰謀免我言且思謀免我於禍侯犯請行侯犯請行許
之許人駟赤先如宿宿東平無鹽縣故宿國侯犯殿侯犯居後
每出一門每侯犯出一門郕人閉之閉其後門及郭門及外城郭門
止之止留曰子以叔孫氏之甲出子謂侯犯帶叔孫氏之甲以出

謝文游君臣懼死
出而詰甲亦是駟
赤陞約師民為此
孫鑄直至此猶如
此網記
彭士望與之數步
入通入穀中步步
翔出局外更妙令
出犯日中
家鉞侯侯犯據能
而赦既而以邑奔
齊齊受侯犯以郕
歸魯前歸汶陽今
復歸此聖人道
化所感不然齊何
有於叔孫哉
王荆石唐成侯宋
公子地並以馬賈
爾士大夫之車賈

有司若誅之有司若誅責其數群臣懼死群臣恐得死罪駟赤曰
於郕人曰叔孫氏之甲有物物識也言叔孫之甲自有識別吾未敢
以出我未嘗敢以之出奔犯謂駟赤曰子止子謂駟赤止留於此
而與之數數甲以相附駟赤止駟赤乃止不出而納魯人納魯圍郕之師
侯犯奔齊遂奔齊齊人乃致郕致其名簿也為下武叔如齊傳○宋公
子地嬖濂富獵地宋景公弟公子濂音渠十一分其室十一分其室
公嬖向魋宋景公嬖向魋音頽魋欲之向魋即司馬桓魋欲得公子地自馬公
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景公取公子地自馬而朱其尾與鬣以與向魋○鬣力
及地怒公子地怒使其徒扶魋而棄之使其徒黨扶魋而棄之

服佩固不可故求
侈美也

穆文熙宋公朱白
馬尾鬣雖目腫

事殊可為嘍且以
魑之惡而何令人

好尚若此祿山林
甫又何可怪也

附見公子地舊無
大過故宋君必止

行
按母弟辰嘗謂公

子地曰君必止子
然公不止故辰自

謂我迂吾心也因
忿怒以國賢人而

出奔陳也
補注傳重言母弟

辰見地雖辰兄而
非公母弟故不得

取其
魑懼魑懼**將走**將走**公閉門而泣之**景公閉門

目盡腫泣多目**母弟辰曰**辰宋景公**子分室以與**

獵也子謂地以五分**而獨卑魑**獨受四馬不與**亦有**

頗焉亦有頗音坡**子為君禮**子謂地辟君**不過出**

竟多不過出宋之**君必止子**既無太過君**公子地出**

奔陳地從辰言奔陳**公弗止**景公不**辰為之請**辰為

弗聽景公不**辰曰是我迂吾兄也**迂救也言

吾以國人出我以國人**君誰與處**是與我救公

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出奔陳仲佗**齊侯享之**齊

武叔聘于齊謝致**齊侯享之**齊

稱弟申明母弟例公為設享
後年入蕭經書首宴之禮
曰子叔孫呼叔孫而告之若使邠在君之他竟若

魯之邠邑不與
齊國境土相接
寡人何知焉我何敢與屬與敝邑際

屬以境土與齊境
土際接屬音燭
故敢助君憂之以齊不取邠為助

深德色對曰武叔
非寡君之望也言此非魯君所以

事君所以服事封疆社稷是以以猶為也言將以為

敢以家隸勤君之執事言不敢以家臣勤夫不令之

臣不令謂不遵命令天下之所惡也此天下之所同

又如君豈以為寡君賜言侯犯叛臣義所當討非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三

左傳評林卷六十三

六十三

左傳評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四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定經十一年

傳說彙纂自陳入

蕭辰之意在於叛而仲石與地則從之者也故經文書及胡傳以不稱暨而稱及為無首從之別失經旨矣季本暨者以此疆彼之辭及者以此及彼之辭奔陳稱暨入蕭以叛稱及可見仲石疆之叛乃其所欲但以

魯定公四

梅賾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一年壬寅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

地自陳入于蕭以叛音蕭宋邑○疆音樞傳同○夏四月○秋宋

樂大心自曹入于蕭入蕭從叛人叛可知故不言叛○冬及鄭平平

叔還如鄭泣盟還叔弓曾孫一云叔詣曾孫○還音旋

傳十一年春宋公母弟辰暨仲佗石疆公子地入于

蕭以叛以蕭叛宋秋樂大心從之樂大心九年被逐今從辰地以叛大為

辰主謀故以為首
惡耳稱自因其九

也
郝敬魯自僖公以

來七世事晉晉黨
季孫逐昭公識者

知晉之將失魯矣
及鞫范內開同盟

解體齊張於東鄭
衛先往故魯有來

谷之會然猶未顯
與晉絕也至是魯

鄭同盟四國之好
成晉遂失諸侯不

可復收矣
傳十一年

劉敞穀梁云辰味
失其弟也非也公

子不夫國而辰弄
親出奔校黨為亂

宋患大為宋寵向魍故也惡宋公寵不

始叛晉也魯自僖公以來世服於

經十有二年癸卯春薛伯定卒無傳襄公

襄公無傳叔孫州仇帥師墮郈郈叔孫氏之邑也費

伐曹彌孟繫子季孫斯仲孫何忌帥師墮費見

秋大雩無傳冬十月癸亥公會齊侯盟于黃

十有一月丙寅朔日有食之無傳公至自

黃無傳十有二月公圍成成孟公至自圍成無傳

十有二月公圍成成孟公至自圍成無傳

十有二月公圍成成孟公至自圍成無傳

以謂大失其兪何焉三家之強孟氏為有若也莫難於墮

定經十二年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

季本卒不計併月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不知故止書春劉敞何休曰不月

月者子無道賞廢衛師之而以爲後未至

三年失衆見弑故畧之推此言也而

觀之其安可勝記乎且公羊曰立嫡

以長不以賢蓋防亂也如休所言更

相違矣孫覺是時三桓之

邑皆為城以自固故其家臣因之以

叛於是墮毀之也家鉉翁此及十三

○冬及鄭平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義以致國患

○冬及鄭平義以致國患

焉三家之強孟氏為有若也莫難於墮

耳而公自將圍成弗克是不足與有為也齊人歸女

樂三日不朝是以微罪行也

傳十二年夏衛公孟彊伐曹見經註

滑羅殿衛大夫滑羅為師後未出師未出

於列羅不退常在其御曰滑羅之殿而在列殿師而

其為無勇乎豈勇不足以制敵羅曰與其素厲素

為季氏宰仲由即將墮三都三都郈費成也強盛將

於是叔孫氏墮郈叔孫州仇季氏將墮費

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

費音祕下同

左傳卷六十四

三

年再書衛強伐曹不狃費宰也輒不得志公與三子入于季氏之宮

者若列國無盟主於叔孫氏故二人襲魯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也與叔仲季三子入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

劉詢三家不能制至屢圍而不克師而後墮成疆而

不服公圍而不克有天下而不謹於禮末流之患可勝

言哉張洽黃齊地公羊作晉侯誤也季本黃之盟齊魯

睦也蓋因孔子用魯政化大行有所感焉然忘而沮之

之意已聞之矣女樂之歸其在此盟後款

胡宏孔子為魯司事

其成我將不墮

冬十二月公圍成

弗克

北門

且成

孟氏之保障也

無

子偽不知

齊人必至于

墮成

遂墮費

將墮成

敗諸姑蔑

費人

仲尼命申句須

入及公側

弗克

樂頌下伐之

北走

北門

且成

孟氏之保障也

無

子偽不知

齊人必至于

經十有三年甲辰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師代晉次垂葭

夏築蛇淵圃

大蒐于比蒲

秋晉趙鞅入于

衛八孟彊帥師伐曹

冬晉荀寅士吉射

入于朝歌以叛

晉陽以叛

晉趙鞅歸于晉

薛弒其君比

實鄭氏

傳十三年春齊侯衛侯次于垂葭

實鄭氏

實鄭氏

實鄭氏

實鄭氏

實鄭氏

法

附見仲由將墮三都邑邪蓋當時三都邑幸彊盛若公山不狃師犯之屬動叛國故也

李笠翁公羊傳孔子行季孫告季孫而墮三邑何休氏述叔季宰吏數叛患之以告孔子孔子曰陪臣執國命家臣數叛者以邑有城池家有甲兵故也季氏悅而墮之此即左氏墮邱費之說而家語以為墮三都胡氏因之不許所以恐非其實也然則何

鄭氏○鄭使師伐晉使大夫以將濟河諸大

夫皆曰齊諸大夫皆言曰不可不可邠意茲曰齊大夫可可以

銳師伐河內若以銳師伐晉河內之地傳必數日傳車告晉亦必數日○傳張戀

平及又而後及絳而後至晉絳不三月非九月不能

出河不能出河而救河內則我既濟水矣則我已卒事乃伐河

內乃伐晉河內之地齊侯皆斂諸大夫之軒大夫乘軒皆收斂之以示薄罰

唯邠意茲乘軒以邠意茲言當特令乘軒以光寵之齊侯欲與衛侯乘

甲焉載甲使告曰謬使人告曰晉師至矣晉師已來至齊侯曰

比君之駕也比猶待也言待衛君之駕恐緩不及事寡人請攝請以已車攝代

乃介而與之乘介甲也乃被甲而與衛侯共載驅之馳驅而往或告曰

無晉師言無晉師來至乃止以不能成功○晉趙

鞅謂邠鄭午在守邠鄭大夫曰歸我衛貢五百家十年趙鞅圍衛衛人

吾舍諸晉陽晉陽趙鞅邑故在邠鄭常為是

歸告其父兄歸其色以告其父兄父兄皆曰

不可不可歸衛是以為邠鄭言衛以五百家

而實諸晉陽而實諸晉陽絕衛之道

不如侵齊而謀之侵齊則齊當來報欲因懼齊而徙則衛與邠鄭

乃如之乃乃欲如而歸之于晉陽然後歸衛趙

孟怒趙鞅怒其不肯歸貢召午乃召邠鄭而囚諸晉陽趙鞅不察

其謀謂午

以不墮成蓋邱費衛之叛孔子因其機車而墮之成實不叛或一人又而處父在成左有告曰

手高談性命不學不肯用命故曰之使其從者說劍而人使耶鄆午之從者說劍而後入○從去聲

乃使入告說音曰吾私有討於午也言我私討午二子

唯所欲立使耶鄆人更立其宗親遂殺午耶鄆人

趙稷涉賓以耶鄆叛被殺故叛夏六月上軍司馬

籍秦圍耶鄆討趙耶鄆午荀寅之甥也午之母荀寅姊妹故為甥

荀寅范吉射之姻也婿父曰荀寅子娶吉射女故為姻而相與睦荀

故不與圍耶鄆故二氏不與圍耶鄆將

作亂以解耶鄆之圍董安于聞之安于趙氏臣告趙

孟趙鞅曰先備諸備可乎趙孟曰晉國有命言晉國

不難哉

高閼魯國之圍一而已成築鹿圍昭始禍者死為禍首者必殺無赦為後可也待其先發而後應之可也安

于曰與其害於民與其見攻寧我獨死寧我任始禍之責獨以身

請以我說晉國若許可殺趙孟不可趙鞅不秋七

月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二氏果作亂趙鞅奔晉

陽經書入于晉人圍之討趙范臯夷無寵於范吉射

而欲為亂於范氏欲亂范氏梁嬰

父嬖於知文子知文子即荀躒文子欲以為

卿荀躒欲以梁韓簡子與中行文子相惡韓簡子即

魏襄子亦與范昭子相惡魏襄

故五子謀故范臯夷梁嬰

賜也據其私邑則范吉射二子亦相惡

不難哉

專祿以周旋矣趙襄子
鞅貪憤專戮其罪聚謀
宜逐寅吉射以午
之故與兵首禍則
又為無君故三臣
之奔春秋俱以叛
書之

傳說彙纂人臣之
罪莫大於叛春秋
所必誅也趙鞅專
地以叛結韓魏以
脅其君復入於晉
聖人書之所以譏
晉侯之失刑而三
卿分晉之禍實始
於此也公穀不察
謂趙鞅以地正國
陸渙曰非叛也晉
孫復曰此上法所
赦也劉敞曰其忠

河沈之河今三臣始禍
刑已不鈞矣

而獨逐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弗克

民弗與也

襄子

將逐荀寅

而以梁嬰父代之

曰君命大臣

始禍者死

荀躒言於晉侯

而獨逐鞅

韓不信

魏曼多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民弗與也

我以伐君折肱在此矣

可盡克也

是使睦也

國人助公

丁未荀

寅士吉射奔朝歌

韓魏以趙氏為請

盟于公宮

子朝

而請享靈公

見史鮪而告之

史鮪即史魚公叔文子以請

史鮪曰

鮪音秋

代荀寅

荀躒乃進

言於晉侯

必殺無赦

載書在

而獨逐鞅

韓簡

弗克

成荀范之禍此其始禍者非執乎乃

范荀出奔而執以韓魏之請得復其

位則晉為無刑矣後雖假罪安于尸

之朝能誰欺哉魏蘧畫安于性後

嘗佩弦以自急然安于在趙歷官盡

其職而多戰功又毅然以死衛趙氏

真剛烈丈夫也求其有亡

所謂弛緩於事者豈平

一不可見於此知我之所見

古人自識所短能惟有子耳

學問以變化其氣質如是

孫鐵豫為後地附見伐者被伐者

子必禍矣

子謂公叔文子必禍禍矣

子富而君貪

子過於富而君過於貪罪

及其子乎

罪及其子之身乎

文子曰然

是其

吾不先告子

先謀於子

是吾罪也

此我之罪

君既許我矣

今君既許臨我家矣

其若之

何以處之

史鯀曰無害

言亦無所害

子臣

謂文子能執臣禮

可以

免猶可以

富而能臣

雖富而能盡執臣禮

必免於難

必可免於難禍難

去聲

上下同之

自上及下同用此道

成也驕

言其驕汰

其亡乎

其有亡

富而不驕者鮮

富而不驕其人甚少

吾唯子之見

我之所見

驕而不亡者

驕汰橫生而不至滅亡者

未之有也

亦古今未

之有

成必與焉

成必與於禍難與音預

及文子卒

及公叔發卒

衛侯

始惡於公叔成

衛靈公始與公叔成有惡惡去

以其富也

以成過於富盛

公叔成又將去夫人之黨

公叔成又將去靈公夫人南子之黨如宋朝之徒

夫人愬之

夫人南子愬成於靈公

曰成將為亂

為明年成來奔傳

經十有四年乙巳春衛公叔成來奔

宋陽趙厲孫書名者親富不親仁

二月辛巳楚公子結陳公孫佗

人帥師滅頓以頓子牂歸

頓欲事晉而絕陳好故音牂

北官結來奔

亦公叔成黨

五月於越敗吳于攜李

攜李吳郡

吳子光卒

闔廬卒子夫差立

公會齊侯衛侯于牽

牽衛

李于鱗史魚之為文子謀也無亦勸之歸邑於公散積於眾貴而能貧以撓晉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其以是歟

地○齊魯為會止此○晉人圍朝歌公會齊衛于脾上梁之間謀救范中行氏也○鄭得罪於玉而齊挾之○公至自

無益驕者之過即
成也庶幾不凶乎
而僅曰富而能臣
已耳其於君貪奚
濟焉雖文子而得
免於難亦已幸矣
按及其子指公叔
戊杜注本作其及
子恐是
胡安國富者怨之
府也使成積而能
散以財發身不為
貪人之所怨於以
保其爵位尚庶幾
平
魏禮按文子聞史
鮑之言不思散財
以自損以保子孫
可謂不知成也不
定責也

會無傳○秋齊侯宋公會于泚○天王使石尚來歸賑

無傳石尚天子之士石氏尚名賑祭社之肉盛以賑
器以賜同姓諸侯親兄弟之國與之同福○周魯之
交止此○

○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

鄭驅蒯聵○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無傳○大蒐于比蒲

大蒐止此○自舍中軍公不與兵政者四十年矣於
是蒐比蒲則以季孫斯叔孫州仇之墮費郈也故曰

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邾子來會公無傳此

比蒲○城莒父及霄無傳公叛晉助范氏○邾子來會公無傳此

也云史闕范○城莒父及霄故懼而城二邑也○邾子來會公此年無

及徒黨故趙陽奔宋趙陽成戍來奔公叔戊奔魯附

傳十四年春衛侯逐公叔戊與其黨衛靈公信夫人

定經十四年

家錄初衛靈不君

南丁不婦比而為

惡亦既稔矣公叔

戊以宗國之老起

而正之乃戊之所

得為而非戊之所

能為也今成怙富

而驕素無國中之

譽乃欲以正君自

任事不克而速禍

宜也春秋書三太

夫之奔所以著衛

亂之所從始

按趙陽公穀俱作

晉趙陽

啖助凡書滅又書

梁嬰父惡董安于惡董安于之為謂知文子即荀曰
不殺安于言不殺使終為政於趙氏使終為趙氏趙
氏必得晉國則趙氏富強盍以其先發難也何不先
發范中行之難○難去聲討於趙氏文子使告於趙孟
荀際信其言乃使人告於趙鞅曰范中行氏雖信為亂言二家雖安
于則發之亦由安于是安于與謀亂也是安于與在
與音晉國有命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禍首者二子
既伏其罪矣范中行既伏敢以告敢告請討趙孟患
之趙鞅患無安于曰我死言我死而晉國寧晉國得
氏定趙氏得將焉用生尚安用有生為人誰不死誰

定經十四年 春秋左傳卷第十四

興復之志也
許翰書稱李之敗
用見尤玩兵滅身
以爲殘民伐國之
戒

張洽齊景公欲求
伯誅晉之亂臣以
正其國可也當是
時孔子已去魯故
會齊衛合謀救范
中行氏三國之君
同爲會而助不東
故致公以危之也
齊魯宋魯衛崇
獎亂逆謀動干戈
大義以矣
傳說董墓是時衛
有公叔戌之難齊
有公子辰之難齊
景不能爲一國定

有終久吾死莫矣我死已爲遲暮矣○莫音暮乃縊而死安于乃自經而

趙孟尸諸市趙鞅乃陳安而告於知氏命於荀躒

曰主命戮罪人計戮有罪之人安于既伏其罪矣于

既受誅敢以告復命知伯從趙孟盟知伯即荀躒乃

而後趙氏定賴以安定祀安于于廟祀安于于趙氏

頓子牂欲事晉牂頓子名背楚而絕陳好頓楚與

而與陳絕好好去聲二月楚滅頓傳言小不事夏衛北宮

結來奔見經公叔戌之故也亦公叔戌○吳伐越史

吳闔廬聞越允越子句踐禦之禦吳師○陳于攜李陳于攜李

二師俱陳于攜李句踐患吳之整也句踐患吳之整也句踐患之使死

士再禽焉使敢死之士再往遺吳不動吳師使罪人

三行句踐又使有罪當死者別屬劍於頸各自以劍

而辭而辭於曰二君有治言吳越二君臣奸旗

鼓臣實奸犯不敏於君之行前以不敏連在不敢逃

刑不敢逃竄敢歸死敢自歸遂自剄也言畢皆以劍

師屬之日皆注目而視之越子因而伐之句踐

大敗之大敗靈姑浮以戈擊闔廬姑浮取之還

廬傷將指其足大指爲戈取其一履闔廬失履還

卒於陘闔廬卒去攜李七里去戰所七里而

夫差使人立於庭夫差闔廬子嗣立乃使人苟出

亂乃合謀以助晉
之叛臣衛宋不能
自治其叛臣而惟
齊之從皆非也
徐復天子祭社稷
宗廟有與諸侯共
福之禮此謂助祭
諸侯也魯未嘗助
祭天王使石尚來
歸服非禮也
按舊說服亦作履
大始也古多以履
飾器祭用祭肉以
履器盛之故曰脈
七修類藁云淞江
故家得祭器於土
中皆蠟殼也其上
書饗祭人物之形
猶存履器蓋蠟殼
也

高閔宋公不能容一翁既使為奔臣之臣奔而入叛叛而復奔三書宋公之翁皆以罪宋公也

張洽蒐而邾子來會則公親蒐矣而不書公以軍政不屬公而專於三家則季叔孟孫氏之所為也

家鉉翁何休云是年孔子以大司寇攝相事齊人饋女樂孔子去不書冬者貶也此牽合之說夫聖豈以去位之故而削冬不紀乎

人苟遇夫必謂已立者必告已曰夫差使呼已各而忘越

王之殺而父乎而汝也言汝忘越王之殺汝父乎則對曰夫差則必

唯敬唯上聲不敢忘言不敢忘父仇三年乃報越後三年哀公元年也為哀

元年吳晉人圍朝歌公會齊侯衛侯于脾

上梁之間脾上梁間謀救范中行氏齊魯叛晉故析

成鮒小王桃申率狄師以襲晉范中行戰于絳

中戰于絳不克而還不勝晉士鮒奔周即析小王桃

甲入于朝歌行氏秋齊侯宋公會于泚齊宋復范

氏故也謀救○衛侯為夫人南子召宋朝南子宋女

公夫人朝宋公子舊通于南子今會于泚使夫人會

傳十四年

按將作亂安于生

趙孟曰先備之是

安于發亂端

李笠翁安于之氣

壯而詞烈覽之可

作後世忠義之士

陳眉公罪人屬劍

此兵法所未之聞

必范蠡之策

魏應使死士再禽

焉按再禽當是禽

吳人如致師者斬

戲舊注未是

經世鈔而辭曰何

太子蒯聵獻孟于齊孟邑名蒯聵衛靈公太子過宋

野蒯聵自衛行野人歌之宋野之人曰既定爾妻

猪婁猪求子猪也得孟歸吾艾殺艾老也殺牡豕也

喻宋朝○太子羞之聞歌而羞取謂戲陽速戲陽速

臣戲曰從我使戲陽速從我而朝少君少君即夫人南子

人朝音潮少詩少君見我夫人必出見我我顧我若乃殺

之汝乃殺夫人蓋太子與戲速曰即戲諾諾太子乃

朝夫人乃如約而夫人見太子南子出太子三顧蒯

凡三次回速不進戲陽速不夫人見其色南子見

顧戲陽速進殺南子夫人見其色南子見

其欲啼而走啼而走曰訖於靈蒯聵將殺余言太子

殺已蒯聵將殺余將殺我

重刑及其妻怒以

賞及其子孫必有

元傳言林卷六十四

靈劫之
彭士望屬之目一

目便敗兵機可畏
如此

穆文熙夫差初志
亦甚欲報越及其

獲越王又釋之反
為所滅乃知愚夫

易驕驕則易滿不
足以言志也

鍾伯敬夫差亦是
古今一好男子故

越王亦不失帝王
之度觀吳越劉項

勝敗見古今無慈
性帝王

經世鈔情急如此
必三年乃報舉天

事者可以觀矣

公執其手以登臺

靈公執南子之手登臺以避其禍

太子奔宋

太子

乃出盡逐其黨

盡逐太子之徒黨

故公孟彊出奔鄭

彊太子

鄭奔齊

彊又

太子告人

刺曠乃

戲陽速告人

戲陽速又

曰太子則禍余

言大

將嫁禍

禍

太子無道

太子大

不許

我不許

將戕於余

則將戕

將以余說

以自解說

余是故許而弗為

我是故偽許

以紓余死

以紓緩

諺曰

俗諺

吾以信義也

我欲使義可信

民保於信

言民必有

敗范中行氏之師於潞

潞晉

獲籍秦高彊

二子黨范

湯雖備有內難

忌言討朝歌或將

生變故合齊魯以

會于瑩左氏謂晉

人圍朝歌公會齊

侯救范中行氏經

文未嘗書以書救

安可遽謂三國為

是而會哉

李定公制贖處昏

淫間既不獲幾諫

幹盡善全所天乘

耻發憤因述其國

殺宜善故事以無

道行之事既不遂

復不能死他日父

子爭國貽禍宗社

流毒生靈皆舉以

禮也

丁巳葬我君定公雨不克葬戊午日下昃

八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九月滕子來會葬

經十有五年丙午春王正月邾子來朝

○麋鼠食郊

牛牛死改卜牛

○二月辛

丑楚子滅胡以胡子豹歸

○夏五月辛亥郊

○鄭罕達帥師伐

宋

○齊侯衛侯次于渠蔭

○秋七月壬申姒氏卒

○邾子

鄭助范氏故并敗百泉晉

無傳

無傳

無傳

穆文熙妻猶艾殺
宋人辱衛之甚刺
賸不堪猶有丈夫
之氣也靈公執手
登臺河其甘心乎
唐錫周太子口中
三我字確是事前
懸莫善戲陽口中
九余字確是事後
歸答語

劉敞左氏叙蒯聵
事曰蒯聵欲殺夫
人夫人啼而走大
子出奔宋子謂蒯
聵雖不善謀安有
此事哉且殺夫人
蒯聵獨得全乎彼
所羞者以夫人各
惡也如殺其母為
惡愈大及不知可

蓋乎蓋蒯聵聞野
人之歌其心慙焉
則以謂夫人夫人
惡其斥已淫則啼
而走言太子殺余
以誣之靈公惑於
南子所言必聽從
故外則召宋朝內
則逐公叔戌趙陽
彼不耻召宋朝固
亦不難逐蒯聵矣
此其真也不當如
左氏所記又蒯聵
出乃奔宋宋南子
家也蒯聵負殺南
子之名而走又入
其家使真有此事
者敢乎哉此亦一
證也

乃克葬○辛巳葬定姒辛巳十月三日○冬城漆邾廢

十五年春邾隱公來朝邾子子貢觀焉子貢孔子

邾子執玉高邾子執贊其容仰容仰高敬公受玉卑魯

二君者皆有死亡焉二君者皆將夫禮夫禮之死生

存亡之體也死生存亡皆係於將左右周旋將於左

進退俯仰進退俯於是乎取之於是取其死朝祀

喪戎朝會祭祀於是乎觀之於是觀其死今正月相

朝今歲首正月而皆不度於法度心已亡矣精爽

嘉事不體朝禮嘉事也何以能久何以能久

高仰執玉高驕也驕傲之卑俯執玉卑替也替惰之

驕近亂驕則於禍替近疾替則於疾君為主魯君實

其先亡乎為此冬公薨哀此吳之入楚也在四

子盡俘楚邑之近胡者胡子乘楚之亂盡俘楚既定

楚昭王既復國胡子豹又不事楚胡子豹曰存亡有命言國之

命有天命事楚何為服事楚國多取費焉徒以多取二月

楚滅胡傳言小不事○夏五月壬申公薨公果先

仲尼曰賜不幸而言中賜子貢各以微知者知之難

孔子恐其易言故抑之以者子貢言語之士今言而中

不幸而言中○中去聲是使賜多言者也是使子

自信而多言者也○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

○鄭罕達敗宋師于老丘罕達子蓋之子

秋不去其世子者子地奔鄭鄭人為之伐宋欲衛侯之罪也南子取地以處之見哀十二年之惡亦已甚矣其欲去世子之意亦已明矣如哀姜亂魯驪姬亂晉若此比者不鮮矣而靈公聽南子之譖謂蒯賁欲弑其母不能為辨明以致其出奔豈非靈公之罪乎

張洽左氏所記乃南氏之譏言非常時之實錄也傳說彙纂朱子論語注固引胡氏說載蒯賁欲殺母事然二劉之論似得當時事情張洽未

齊侯衛侯次于濊

濊即渠蔭○濊音渠

謀救宋也鄭敗宋師○秋七

且不可也○葬定公

君定雨不克襄事○禮也

道故曰禮葬定公不稱小君

也○冬城漆

書不時告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六十四

門高弟亦有取焉今並存以俟再考
言定經十五年汪克寬邾子以去年來會為未成禮故復來朝未幾奔魯之喪其卑屈亦甚矣
黃震高氏集注曰魯不當郊郊牛死傷廢牛可也而收上牛是違天也戴溪魯之僭郊自魯公始其說可信蓋僖公之前春秋未嘗書郊此其證也
家鉉翁召陵之會頓胡之君皆在曰以侵楚也是後楚有吳患不能報去年滅胡以報召陵之怨蓋吞噬小國以快其宿憾也
高閔魯郊當在孟春今以收上牛在滌三月故至五月乃郊
許翰內卒凡十一公得正而薨惟在宣成
同上宋大國也至於景公而鄭能困之則桓繼之為也無競維人豈不信哉
劉絢嘗周之衰天子崩葬諸侯皆無奔喪會葬之事而邾滕及行於強大之國非禮明矣
啖助自成風之後妾母皆備用夫人之禮故書魯未人者其非禮也哀公母定姒卒時子未踰年雖行喪禮不可加於母故書卒子既未成君故不稱夫人也
趙匡乃急辭也案凡稱乃緩辭也不得云急譏臣子緩慢耳
孫復雨不克葬譏不能葬也墓不為兩止戊午日下昃乃克葬言無備之甚也
禮曾子問注同時有父母或祖父母之喪葬則先葬而後父奠則先父而後母墓是奪情之事故先輕奠是奉養之事故先重奠祭亦奠之類也
徐彥定公五月薨定姒七月卒非其並有喪禮是以先葬定公後葬定姒若其同月當定姒先葬矣
傳十五年
鍾伯敬春秋中以言語威儀知死生禍福者衆矣不特一千頁也
郭正域替也替近疾一句尤佳
趙鵬飛定公乘昭公之後政在季氏粗能收攬國柄親盟親會親兵魯民粗知存君其賢於昭公遠矣
用孔子相夾谷之會齊人懼屈來歸侵地惜乎用之不久抑亦天未欲平治天下乎
劉敞左氏不稱夫人之說非也凡夫人卒則史書之不待赴祔而書其夫人也
姒氏尚為母哀未成君故亦未敢謂其母為夫人爾
汪克寬他國有事或過時而告於魯豈有魯國城邑過時告於魯可以捨其罪乎此非人情也

